

昆人的難受

— 記 散 疏 林 桂 —

著 文 洛

刊 社 版 出 益 聯

售 經 總 店 書 光 文

受難的人

(桂林疏散記)

莫言

承

沒有遺憾
好不容

承

聯益出版社
文光書店
總經理

上海秋思威路天同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受難的民人

(桂林疏散記)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

(外埠另加郵運費)

元

著者 洛文

出版者 聯益出版社

印刷者 聯益出版社

總經售 文光書店

上海狄思威路天同里

正視現實的必要 代序

桂林柳州兩大城市疏散以來，成百萬的人們川流不息地向大後方移動。他們所遭受的深刻的苦難，簡直遠非我們所能想像。洛文先生以其在桂柳途上所親歷目擊的事實記述出來，沒有鋪張，沒有成見，僅僅向讀者忠實的報道。然而我們每個有良知的人，讀了沒有不被感動，不對受難的同胞們起惻隱之心的。我們知道這些同胞們都是中華民國善良的老百姓。他們瀟沛流離，艱險備嘗，僥倖得到柳州，仍不知何處是歸宿；不幸的甚至屍首狼藉，死無葬身之地。誰無父母？誰無兒女？祇要不是麻木不仁，總不能無動於中罷。

現在我們要問一句：誰使他們受這樣的苦難的？當然，是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敵人的侵略，自不會有疏散，也不會有這些無辜的受難者。但我們要問一句：這種苦難是不是絕對無可避免的呢？桂林的淪陷在十一月十二日，但我們在九月十二日便實施強迫疏散，而且強迫疏散的日期祇有三天，這樣張皇失措，這究竟是有計劃的還是無計劃的呢？如果強迫疏散日期可以延長十天或半個月，不是許多慘劇可以避免嗎？桂柳通車平常半日便到達，而這次疏散中最快的竟走八天，最慢的要二十八天，連

牛車也早已拖到了，然而這竟是現代二十世紀的火車。據說火車遲慢最大的原因是缺少煤炭，然而機車在機廠裏沒有動，也會無緣無故的吃完三十二公噸的煤；難民擁擠得車頂、車底、煤車上都塞滿了，然而湘桂路的一員工疏散車上却竟可以連木板鐵釘之類也帶着走。糧車的慘劇至再至三，屍首竟像枕木一樣的數也數不清，像這一些幾非人世所能想像的慘狀，竟會是活生生抗戰第八年代的現實，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種慘痛的教訓我們如果不能記取，如果仍舊認為這是抗戰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那麼，我們真是無可救藥的民族了。

但我們是不是絕望或悲觀呢？絕對不是，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對最後勝利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不過我們與一些別具用心的人們根本不同的是我們認為必須具有正觀現實的勇氣。才能够掃清抗戰中貪污舞弊，掃清假公濟私的殘滓，才能够得到光明。我們認為只有承認錯誤，勇於革新，不再粉飾太平，自欺欺人，而以大無畏的精神，改變作風，與民更始，才能够取得勝利。我們今天不怕困難，所怕是依然有人掩耳盜鈴，障疾忌醫。我們深信抗戰必須民主團結，上下努力始能勝利，但絕對不相信抗戰可以坐待勝利。若以浮腫為肥胖，視瘡疤為美斑，見有人指出這是瘡疤，便認為是被壞抗戰，則前車可鑒，覆轍難免，真是中華民族千古的罪人了。

（千家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七廣西日報社論）

受難的人民目次

洛文著

正視現實的必要(代序)……………千家駒

一 桂林疏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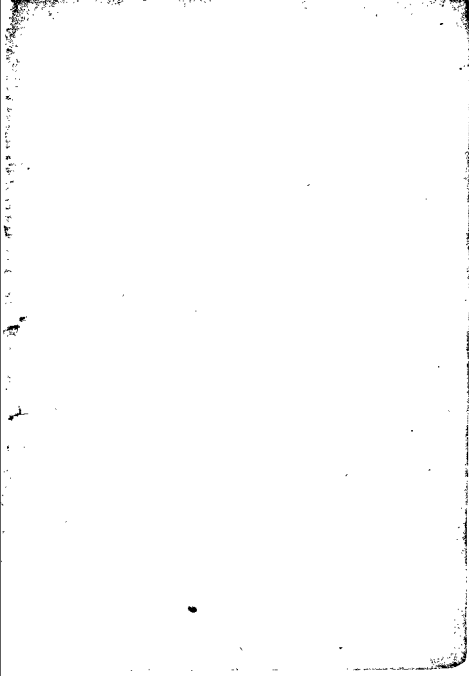
- 一 文化城的毀滅……………三
- 二 再見，桂林！……………六
- 三 在南站和北站……………九
- 四 軍民合作的一幕……………一九
- 五 在二塘車站……………二一
- 六 他們爲什麼死得這樣慘……………二四
- 七 永福車站……………二九
- 八 大冢下來推車……………三三
- 九 到鹿寨下車……………三五
- 一〇 到了柳州……………三八
- 一一 從柳州到昭平……………(闕)

二在桂東南

山城的故事

- 一 昭平縣景……………四三
 - 二 小民生活……………四五
 - 三 民衆自衛工作委員會……………四九
 - 四 民團總指揮部行營——禍祟之源……………五三
 - 五 走上征途……………六二
- ### 鹽的故事
- 一 西坪事變……………六九
 - 二 「民變」……………七一
 - 三 「黃羅事變」……………七三
- ### 勝利的軍隊
- 一 ××軍在八步……………八八
 - 二 賀縣兩三事……………九四

桂
林
疏
散
記



一 文化城的毀沒

大家都譽桂林爲「文化城」，所以稱它爲「文化城」，不僅是它從漢口撤退以後各種文化活動，大都從這裏發始，而出版事業的蓬勃，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外來的物資漸漸稀少，物價狂漲，一般商業藉這個機會，莫不扶搖直上青雲，可是書店是更困難了。審查的漫無標準，郵局的停止書刊寄遞和成本的高漲，使出版業無法從事再生產，雖然在這樣困苦的條件之下，出版業還是盡力掙扎着，藉商利貸來維持出版，也還造成了顯著的成績，這從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所統計發表的數字上來看，就可以了然了。

三十三年六月中旬，當敵人的鐵蹄踐踏到衡陽外圍的時候，文化城開始走向末路了。一位著名的要人在省立桂林中學演講。他從他的「軍事觀點」來估計，桂林不能據守長久，因此他強調桂林應該緊急疏散！他是桂林人，當然他的話大家都聽。第二天市

民自動地開始把婦孺和物資移動，沿撫河，沿鐵路線。火車站突然緊張了，撫河的船價也一日數漲。

桂林的出版工作者，在響應李任潮先生的勞軍義賣和參加熱烈的國旗獻金以後，突然聽了這位要人的演講，不免是痛苦萬分。他們不暇不計劃到以後的工作，他們煞費苦心地籌劃如何使積存在桂林的文化物資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如何使貧病的作者避難到他地？如何再在其他地方建立起出版據點？又如何供應桂林在緊急狀態之下的精神食糧？六月十日以後，每逢星期二、四、六的晚上，在三教紅茶廳或樂羣社的草地會上，他們經常地討論這些問題，想使其實現。他們決定了幾個原則；使在桂林的書籍紙張和印刷工具，分兩區撤退。貴陽，平樂和八步——籌集若干基金協助貧病作者疏散。設立桂林新出版業貴陽聯營書店；接運桂林上運的物資，和成立桂林聯營書店留守到最後。於是兩家印刷廠和許多家書店和他們的書籍與紙張先後運到平樂和八步去。推舉了人員（從各個書店裏擇其幹練的調出來）到貴陽去籌設聯營書店——接運站；利用集體的力量把物資裝去。桂林的聯營書店，在十字街口一家書店無條件的讓出他的門市部，也

成立了。只有協助貧病作者疏散這一個計劃卻變成了具文，因為書店的現金全部給捉去，通工具的吸血鬼們吸完了，而銀行又從匯款中扣還了書店的貸款和實際等於高利貸的過期利息。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作者王魯彥先生，為貧病所蝕，默默地疏散聲中死去！

依照計劃，按了步驟，無數的機器，油墨，紙張，書籍都運了出去，可是傷心的是從桂林向川黔滇疏散的物資，因為鐵路的不負責任，運到柳州時一部份書籍和紙張，被雨淋得比造紙用的紙腳還不如的紙餅了，在柳州整理剩下來的一點物資，堆在柳州南站運不出去（因為要二十萬塊錢一卡的黑費），又給誰都不管的情形之下，失火燒光，有的書店連賬簿也都被燒在裏邊，從桂林直運到金城江的物資，因了炸藥車的爆炸，又一次燒得精光！更令人氣憤的是貴陽聯營書店因為當地有力者的阻撓，終於沒有法子成立。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桂林的出版工作者苦心積慮地想出來的辦法，全部給粉碎了！而在桂林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物資，無法移動，既沒有錢，即使有錢，交通工具也越來越難得到，因為當時只有少數中間商人，利用各種名義——如工礦調整處——領用車皮，而以每噸三萬至六萬的運價出讓至金城江或獨山。有的甚至不要運費而講折帳，或

三七分，或四六分，甚至於五五分的都有，還有百貨，五金，文具的商人莫不利用此法將貨物撤離桂林，至於書籍，除了用現金償付不法的運費之外，誰那麼慈悲，願意來同你講折帳！

這樣；我們剩下來的一大部份「文化物資」，留在堆棧裏，碼頭上和車站上，給火燒着，給雨淋着！有誰曾經想到；這些就是使桂林有「文化城」之譽的主要的物質條件！有誰曾經想到；這些物資是絞盡作者的腦汁，一個字一個字寫了出來，經過了出版工作的設計，通過了印刷工作的勞力而變成的一本一本的書籍，在離亂的時候不得不遺棄在桂林與桂林共存亡！

二 再見，桂林！

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正午，桂林強迫疏散。這已是第三次疏散了，第一次六月廿七日發出命令，人民是驚慌地跑了一次，結果只是一場虛驚，敵人沒有來，因此有些人從

疏散到很遠的地方又跑了回來。第二次九月八日發出命令，因為事先並沒有象統統要疏散，所以走得倉皇些。那時我因事在柳州，聽到這個消息，當天就趕回桂林。平時只要七八小時可以行到火車，這一次誤點在五小時以上。一路所看到下行車，全部擠滿了難民，鐵道貨車，牲類車也都拿來裝人。到了桂林南站，一看滿車站的人擠在那兒候車，行李堆得山樣高，使我們下了火車，不能不從軌道上繞道到站外面回去。第三次便是九月十二日發佈的強迫疏散，為期只有三日，命令桂林的人物，限期在十四日正午以前，全部撤離完畢，如無特別通行證，就不許可留在桂林。這是一件德政，讓人民冤枉地死到流離中去；也是一樁奇績，要四十多萬人口和物資，在二天中間走光！慢說交通工具不足，裝不完那末多的物資，即使光光是疏散人，也是不可想的。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疏散的時間那麼短？讀者們如不健忘，應當記得桂林失守是在十一月十二日，離開疏散最後的一天這中間的距離整整還有五十九天！

我是九月十三日午後自己挑了行李走到桂林南站的，可是一直到二十六日晨，火車才剛未到鹿寨，又從鹿寨下車，徒步二天，到二十七天天黑到達柳州，臨行前二天二

夜，我都爲了我們的一點可憐的物資在奔跑，一直到事實上已經沒有希望時，才忍痛放棄。所以到南站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盡，搖搖欲倒了。

從城裏出來，一路上只見些租了行李攜了孩子的人民，衣冠楚楚的紳士們是不見了，新增加的市民，已經是穿了草綠色衣服的士兵，劇宣四隊置的宣傳標語，觸目皆是：「親愛的市民，你們放心去吧，這里有英勇的將士們守着！」看了這些標語，自己一步一步離開了這居住了八年的城市，棄留着八年來所經營的事業，這些事業現在是由那些穿了草綠色制服的士兵們來保守了，我帶了無限的緬情，默默地對他們致極誠摯的敬意。

車站上顯見得冷落，除了行李和貨物堆積如山外，站台上的人不多，比起我從柳州回來那一天的擁擠，真相差天壤，但停在軌道上的車子，從車頂，車尾，車底兩輪間的攔了板的鋼條上，和「熱天佑」上都住滿了人，（可憐的人民，不知道他們在車上已等了多少天了）。從城裏出來的人，陸續續續的還不少，他們到南站一看，知道沒有搭車的希望，就分沿鐵路和公路線徒步走了；鐵路的兩邊和公路上形成了長長的人流。

三 在南站和北站

我們到車站的時候剛剛有一列車從北站開到，中間有數輛標着「湘桂路員工眷屬疏散車」是平時的頭二等客車，車中的乘客，也還如平時一樣的可以坐臥而較平時為擁擠些，每一輛車的門口有武裝的「人」守着，吆喝着上車的人們，這幾輛的前後是無錢的做車，卻站滿了人，區別了天堂和地獄的情形。在天堂後面的地獄上，我遇見了早二天離城的金仲華劉思慕和廣西日報方面的一批朋友，他們的面上都現出十分疲倦！他們設法使我可以上車頂，可是我因為還有二個同伴，車頂上容納不下三個人和行李，我不能丟棄我的同伴，也就沒有上車，車子開了，我目送它慢慢爬去，我默禱他們一路安全。

陸續從北站又開來了三列車，也還是「地獄列車」因為前站站道沒有騰清，都關不出，等了一個多鐘頭，終於這三列「地獄列車」併成一系列開出了，然而我們連想進地獄都不可能呵！

四點多鐘從二塘開來一列車，十七輛都是無篷無邊的敞車，在南站既沒有上車的希望祇有到北站去碰「運氣」，這樣我們就上了這一列車。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當時慌亂的情形，確不能使人關心到除了怎樣上車以外的情形，）北站那邊起着一大片濃烟，細看知道並不至一個火頭，是失火？是放火——誰都不能夠回答。我的心裏忐忑着。我聯想到長沙大火的慘劇，而我們的車子正向失火的方向馳去，心裏不由得恐懼。

火車向着北站馳去，一路經過麗君路，桂馨園，驢馬山等等路口，都有軍隊守着，除了火車就不准人通過，我們才知道這些地方的交通是斷絕了。火車出了山口，已望見北站蒙在火焰中，看見許多兵士拿了火把在燒房。也有不少沒拿火把的兵，漁出於民房中搬運東西，不曉得搬出來做什麼？——抗戰路和北極路一片火海，火車經過抗戰路口時，火離車子不過二三丈遠近，燙得身上也有些熱，幸而風是向東吹的，不會燒到鐵路上來。車子進了北站的一道。我們才看清楚北站沒有燒，而站後邊通向城裏去的一條路上，已沒有一所房子，有的祇是焦黑的柱木還吐着火舌！

天漸漸黑了，站上沒有電燈，兩軌中間的空地上，有人在點火取暖；初秋的夜晚，確令人感到寒意。房子還在繼續燒着，火光裏看得見站上車上的人蠕蠕地動，輕輕地說着話，等候車子開。大家都是那麼耐心而又有秩序，疏散方法雖然日新月異的令人苦悶，而老百姓在苦難中卻叫得進步。

九點多鐘，幾個憲兵經過我們的車旁，拿了粉筆在車上畫什麼？過去了，一會兒又回來很客氣地說：「這輛車不用了，請大家下車」。車上經過了一時的議論，但大家也終於默默地爬下來，等行李卸完，我們看到二個憲兵跳上車守着。可是在另外的一輛車上，却發生了糾紛；原來當憲兵用粉筆塗畫的時候，那輛車上有一位乘客去站上打聽這些車是否封用？回答說並沒有封，這位乘客以回來對大家宣佈他的意見；都不下車。憲兵們由客氣而變成兇橫，而後知道無法可想，就上車把車上的行李丟下來，這引起了公憤。有人攔阻力爭，經過很多的曲折，終於這一輛車還是照舊，丟下來的行李也都搬上了。然而我們已經下來，再也沒法上去，車上有兵守着，你縱使同他交涉，也是一秀才碰見了兵，有理講不清的。

我們不得不另行找上車的機會，可是車子上人很多，何處能容得下我們呢！一天沒有吃東西，肚子已在嘔吐；衣服紮在行李裏，天又是那麼冷，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忍耐，不得不在于於軌道上找機會。十二點多鐘從興安開來一列衛生列車，我們眼看著這列車，有幾處可以容得我們蹲立，然而却不被允許。一直到一點多鐘，才發現一個路警在盯我的梢，「把我當扒手嗎？」我小心站住，可是他却同我講話了。這時我才知道他是「熱心」人，他願意為我們設法上車，他說他姓麥，他叫我停在那裏，等會來找我，他就去了。我坐著等着，不久他果然來，說是可以上煤車，但三個人要三萬塊，行李錢不算。好容易講好了二萬四連行李在內，這才由他帶我們去上車。可憐得很，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們的兩把雨傘和二支扁擔給人偷去了，我們只得一件一件的背過去，到了車頭邊，由這位路警介紹認識了司機；他姓李，是個大胖子，北方人。由他帶領了我們從司機間鎖進煤門上，煤車，那位路警已為我們把行李搬進，我給了錢，他就帶出去了，聽得他在外面對司機講：「他們只肯出九千元……」「諾！給你一千……」

我不得不感謝那得了一萬六千元的麥路警和得了八千元的六三四號機頭的胖子李司

機的「熱心」，有他們，才使我們能夠上車，雖然「熱心」的代價是那麼高。

煤車上已經只有很少的煤屑，人却已有十餘個，而且陸續又來了三個。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他們也是因「熱心」人的介紹才得進來。代價是由三千元到一萬五千元不等。

火還在燒，天却漸漸亮了，人是冷得和餓得無力動彈，我們只認學着。不久機車離開了列車，進入機廠去加煤。

機車開入了機廠，却被判處「無期徒刑」，要不是磁散官命令北站的火車限於十六日上午八時以前完全開出，我們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離開桂林。

在機廠停留的三天中，我們除了偶然能夠買到幾磅風車吹得動的家常時充飢（三十塊錢一張呵！）和喝些自來水解渴外，却也有二件事值得我們說一說：一件是煤頭留廠三天，無緣無故的吃完了二個十六公噸的煤，（六三四號機頭一次可以裝煤十六公噸，每裝一次可以開到柳州來回一次）到臨走的時候還不行再裝二個十六公噸的煤，而同時停在那裏吃煤的怪物，最多時有十一個之多。聽說沿桂路供煤，已經用枕木

燒汽了；另一件事是三十幾個人的性命冤枉地結果，這事情發生於十五日，這一天機廠得到了命令於次日全部撤退，爲了徹底執行「空室清野」的命令，機廠行車室的電話機在撤退前一日拆卸了，因此使北站開來裝煤的機車和從機廠開去拉車的一輛的機車，在半路上發生了撞車的慘劇，撞死三十多個人，傷的還不算。

十六日早晨，我們搭的那輛機車，終於開出了機廠，煤裝得滿滿地，近二十個人坐在煤上面的行李上，屁股高出車頂有二尺多高，搖搖晃晃地，我們恐怕掉下來，利用別人的扁挑，插在煤中，絡了繩子拉着。機車往機廠裏掛了三輛車，不用說那當然是「員工疏散車」，也是愛烏及屋之意，木柱鐵釘之類，也被疏散了，反之那些壞機頭上面拆卸下來的另件，却散亂的去棄存，不知道後來連走沒有？如果沒有，萬一敵人來了，却也是一筆收穫呵！我又奇異的想到那被疏散的行車室的電話機，這時它必安穩地躺在木箱中，慶幸自己免了「野敵」的危險罷！中途從燒焦的枕木上，我們看出撞車的痕跡。

車子開入北站連停都沒有停，又倒開到機廠去，我們以爲倒楣又要打入冷宮了。這一次却不是，機車開回去，只爲了裝兩桶臭油上煤車，可是也使我把行李再一次的搬下

和搬上（爲了裝煤曾搬上和搬下各三次）也使原來坐在裝臭油地方的人，陡長了幾尺。

這一次機車終於開入了北站的五道，掛上停在那裏的十五輛車，因爲停在那裏的軍用砲車，我們這一系列就被稱爲炮兵列車，這一系列炮兵列車，將要開向後方去。雖然從十四號下午起，我們已經聽得見從北面傳來的炮聲，雖然今天聽見的炮聲，更加清晰而密集，但這炮兵列車確是向後方開的，軍事調動，原機密，我們誰知道！

車站上還停着八列車，都是今天要開出的，每一輛車上，自機頭的汽鍋二邊，車燈下面，車床上，車輪的彈床上，車頂上以至於每一車上的空隙上都立滿了人民和士兵，除了軍用車和員工疏散車裏，顯得寬鬆外，沒有一處不是擠得滿滿的。站台上已沒有穿普通衣服的老百姓，而士兵却很多。今天在站上可以買到粥和開水，都是兵在那裏賣，買的都是老百姓，顯得軍民合作的密切。火還在燒，已燒到北站附近的村落了，城裏也燒着，我懷疑這樣的燒，在軍事上有若何價值？今天的火城更似乎大些，將軍橋那邊也在燒，這些燒去的建築物，是費過多少心血建造起來的啊！可是到了今天，自然也說不得了。燒吧，讓敵人的毒焰，來燒去那些貪污，勒索等不法行爲得來的財富罷！

這時二道和三道的空際上起來了鬧聲，一個兵在前面逃，口裏不住的「丟那媽」的罵着，後面有七八個兵在追，有擎着手槍的，也有擎着步槍，從他們的吶喊中可以斷定是北方人。他們終於追到了在逃的一個，一陣亂打，那個兵倒下去了，一動不動躺在那裏。「呵！打死啦！一大家這麼說，但打兵的兵若無其事退了回來，分別爬上三道中停着的車，那車上也散坐着許多老百姓。我問別人才知道那被打倒的兵是從東安退下來的，到了桂林知道部隊往前——柳州去了，他問也不問一聲爬上了三道中的車趕上隊伍，却給趕下來了，只爲他開口就是「丟那媽」！招來了殺身之禍。我於是恍然大悟；原來那些兵車上的老百姓可以安坐而不被趕下來——那是百條件的——後來我一路到柳州，知道凡是軍車都搭着「黃魚」每一條價目從五百到二萬元以上不等，更證明了這事實。

三道的車先開了，那個被打倒的兵，似乎已沒有興趣再起來搭車，只是靜靜地躺在那裏，他似乎在懷裏沒有折死在前線，而却死在後方的桂林，沒有死在敵人的炮火中，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三道車子開出以後不久，一個行車站長（？），手中執着紅綠旗跑過來，通知司機開車，沒有行車牌，祇是通知司機當心看前面。車子開了，我們滿希望一、二天可以到柳州，經驗告訴我：車子一夠開，證明前站已沒有車子了，然而這還是一個夢，這個夢一直欺騙我到了離柳州九十八里外的鹿寨，這才清醒而下車走路。

當車子開出北站的時候，在站頭的枕木傍，我們看見二具身體發黑的屍體躺在那裏，無人理會。

車子慢慢地爬着，爬過了麗君路，到了鐵橋邊停住。不知為什麼前面還停着三列車，後面極我的目力所能及，又開來二列。望望城裏，有着失火的烟頭，六合路和建幹路那兒更多，南門外也有，牯牛山後面的烟頭雖然只有一個，却是龐大得很。山頂上掛着一個燈籠，成羣的美國飛機在天空飛去又飛來——看樣子車子一時是不會開了。為什麼不開？當時誰也不知道。我們因為被烈日晒得支持不住，（三天來已經晒得身上暴露部份起了泡泡。）只好爬下車來鑽入車底下納涼，後來我們索性找來了一些禾草，在車底下睡覺，不久，睡着了，（這個方法，後來一直被我們採用，只要車一停，我們就鑽

到車底睡覺，除了在車站裏，因為車站裏的軌道上拉滿了大便和嘔吐出來的東西，不僅蒼多，而且間或有死人！我醒來已是下午三點多鐘，我的一個同事，拿給我二張家常餅，一包甜醬，一包鹵蒜頭，還有一瓶上好的紹興酒給我。我奇怪那裏求這許多東西，他告訴我，他到南站去買了餅回來，看見許多老百姓和兵從國貨公司的棧房裏搬出來一扁桶的甜醬和一罐罐的老酒，他也跑去拿了二瓶酒一包甜醬和一些鹵蒜頭。我用甜醬日在家常吃上吃，以蒜頭作下酒物，其味之美，遠勝過老正興幾千塊錢一桌的佳餚。

我一面吃着這些佳品，（從十三號到現在，能夠有小菜，今天是第一次，而且還有酒。）一面看到國貨公司堆棧來去不絕的人，一面聽着同事從南站打聽來火車不開的原因。原來今天早晨，在二塘附近有一列車掉了軌死了許多人，壞了幾丈路軌，要等那邊修理好，但也還要等停在南站的四列車，和我們前面的三列車開出。我們的車才可以開，今天當然開不去了。

十七日清晨，車子開近了南站，軋死了一個人，這是很平常的。不知又為什麼，我們在南站又停了一天，日頭是那末猛烈，地上的蒼蠅和大便又是那末多，真令人難受。

這一天起，我對食物起了戒心，可是饒你這麼當心，到了柳州還打擺子和痾痢！

四 軍民合作的一幕

十八日晨我們的車子和一道的車子合併開出了南站，南站站頭的池塘邊也有四具發黑的死屍沒人掩埋。——車子開得真慢，到中午才看見二塘飛機。過山去就是二塘車站了，可是車子又停了，停在空軍招待所的門口。招待所外面是用竹籬擋着，很長，大約有四分之一里的樣子。陸續向竹籬內遞去了許多人，有的在那裏解便，有的在納涼。不久有一個兵從屋子裏搬出一張沙發來，預備搬上車，但他所乘的那一輛車，實在無法容納它，他於是找了一把刀把那張沙發劈爛當柴火燒，有許多人已經在車邊燒飯了，開始他們找不到柴火，不知道怎麼一來，有人拆了一些竹來燒，一會兒大家都去拆，不到一刻鐘，這長長的竹籬拆得精光，你可以從泥土上看出這裏曾經有過竹籬痕跡。車上太熱，我走下車散散步跑不多遠，一股濃烈的臭味沖來，仔細一看，離我們的

車不遠的地方，躺著七八個血肉模糊的屍體，人經過那兒，轟起一大羣蒼蠅，我只得退了回來。

國貨公司堆棧和空軍招待所的遭劫，相當刺激車上的人，許多人跑開去找日的物。真是有志者事竟成，給他們發現一個被服廠(?)的倉庫在停車處的附近，人像潮一樣湧去。不久許多穿制服的人背了棉絮，軍服，上等蚊帳布，花旗布扣灰布回來。其中有一個背了十多疋蚊帳布，還沒有到車邊給許多人搶光，手裏剩了一疋，給拉散了，一大羣人各執一邊在拉，那個兵一面罵一面拉，他的意思；那邊很多。結果他放棄了這一疋回頭跑了，也有許多人放棄了拉跟了他跑去，然而剩下的幾隻蠢貨還在拉，結果這一疋布給拉碎了，於是各人拿了獲得物到車上。却在同時搶救物資的行列到了，長長的，望過去似乎沒有盡止，各人拿的多寡不等，就在車邊展開了一幕動人軍民合作劇；白布灰布每疋五百元(據說有二尺四寬十丈長)，棉絮每條五十元，棉軍大衣每件一百元……賣完了又去拿，不知有多少東西，像是拿不盡似的，一直到火車開，還有人遠遠的背了東西來趕車。

五 在二塘車站

三點餘鐘，車子開入了二塘站。入站的地方有一個衣服華麗的女人，躺在草堆裏呻吟，她底一條左腿不見了，淌着血！

在二塘我們看見許多軍隊陸續不絕的向桂林走去。聽說是從柳州調下來的，因為一路給火車塞滿了，只好跑路下來。

車子在二塘等不多久，就開了，但開不上一公里，又停住了；原因是水沒有了，不得不停下來上水。水多得很，鐵路二邊的溪溝裏都是水，但是怎樣把水吸上水箱呢？

炮兵列車裏的一個副官，發表他的意見，他說「動員」老百姓來提水這是對的，可是他有一個成見，以為老百姓要強迫着才肯來，於是他「動員」了幾百個兵去拉夫。當老百姓知道怎麼一回事之後，都自動的扛了梯子提了水桶來上水了，（梯子和水桶，車上是很多的。）可是這並不使那位副官放棄他的成見，仍舊使兵分成兩面排列，從車邊到水

邊，兩排兵的當中是二排老百姓，一排提水上來，一排提空桶下去，另外散亂的站着不少老百姓，那是預備替力的，當然我們也參加。至於兵，却純粹是負責監督的任務。

水箱可以裝水三十公噸，就憑這麼一桶一桶的裝，沒有四五個鐘頭是上不了的。上了一個多鐘頭，水表的指針上還走不到四分之一的路，後面的一輛車却必須開過去了，因為如此我們的車放棄了上水，馬上就開車。司機很聰明，他知道如果一讓軌，後面的車接連開上去，將使我們的車長時間的擱下來，於是不再上水。馬上就開車開到離橫山四公里地的山邊又停住了，這是因為天已漸黑，司機們要煮飯了。

二個同伴跑到橫山就食去了；我只能留著看守行李。可是我的肚子也餓得很啊！今天還是在南站吃過一些飯到現在了。我拿了一只碗和筷，（我們三個人每人都有一副，是在北站買的）下車去討飯，一直到天黑還沒有結果，我只得跑到山邊挖山薯充飢，火車兩邊的毛芋田，全給難民挖光了，山邊的蕃薯也如此，但我終於到了四個。回到車邊不久，二個同伴回來了，帶來二張家常餅和一块肉，我留著預備明天吃。

次日車仍不開，因為已經知道橫山還停着四列車，我們前面到橫山之間還停着七

列，至於不開的原因，是不到蘇橋的地方，攬車起火，死傷當然很多的，我們只能耐心等待着。

這一天我們的食品是相當的豐富的，早晨二個同伴嚼着昨天剩下來的餅和肉，我到橫山去就食。回來從一個無錫老鄉那裏買了二十餘個煮熟的毛芋，其中一半當中飯吃，留下一半預備當晚飯吃。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去找芋頭不見了，原來給二個同伴吃完了，我發了脾氣，怪他們不能一個不留，其實我是因為餓得發火了。幸而不久車上有人到五里以外的鄉村裏（蘇橋以北沿鐵路五里以內的鄉村，都強迫疏散了。）宰來了一口豬做買賣，我們買了一葉豬肝放在嗽口杯裏，煮熟了當晚飯吃。

這一天又上了一次水，是從半里路以外的塘裏提來的，情形都是同昨天一樣。以後到鹿寨有過十餘次上水，情形都是一樣的。民衆自發的精神並不能感動那位副官，每次他都得派兵監視。

二十日晨，車子開入橫山站，在站上我們知道前站有電話來，說是有一列炮車要開到桂林去，叫橫山站長盡量放車。因此我們在橫山停了沒有多久，就開出了。我滿以為

這一次一定可以很快的開到前站——蘇橋，往桂林前線去的一列炮車，在等我們開過去呢。

然而我忽略了一個問題：煤沒有了，爲了煤，一路來我忙了不知幾次，因爲坐在煤上面，煤陸續在用去，我們必須常常把它鏟平，不然倒下去怎麼辦呢？而況我們後面還有二大桶臭油，如果倒下來，壓死幾個人是很便當的，這時候人價又那麼不當錢！——

車子是停下了，許多人依了司機的指揮去扛枕木，我因爲扛不動沒參加。煤車上裝了十六根枕木，爐子裏又塞進了五根，（好大的肚子）車於是又開了。但火力是不足的，走得很慢，到了離蘇橋三公里的地方的山坡上，再也開不上去，只好又停着，等後面來車頂送。

六 他們爲甚麼死得這樣慘

我同一個同伴走到蘇橋去，走過了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此去再過一個山坡可以到

蘇橋了。在下坡的地方買了二串涼薯，每紫三十元，有雞蛋大的四個。我們邊走邊吃，到了前面一個山坡下的橋邊，有着掉軌之後新鋪好的路，長長的一段，我正在想，擱車就在這裏罷？同伴在前面驚叫：這麼多的死屍！我走上去看，數一數，二十二個，有的衣服完整，有的燒焦了，看樣子是受傷之後死的，一並排沿鐵路下邊睡着。我也不暇細看就過了橋。上了山坡，一股濃烈的屍臭迎面吹來，我還懷疑是從後面因風吹來的，因此加緊脚步，想逃出道氣氛範圍。山坡的轉灣處有一輛車頭和三四輛毀了的車廂倒在路傍，邊靠着山，像是已經清除過了。跑過一堆廢物，呵！不由我不驚恐，起先我還以為是燒焦的木頭，細認之下，那全是死屍，撞死而又給火烤過的，那麼多，像枕木一樣堆在那裏，雖然沒有那麼整齊，有多少，誰也說不清，那種情形，誰有心細看，濃烈的臭味撲鼻，經過那裏，蒼蠅像飛沙一樣的撲來，這些被火燒焦了的死屍，手脚短短的不成樣兒。我的同伴已飛跑前去了，我也擰了鼻子，拚命往前跑，一直跑到蘇橋還不能祛除恐怖。……他們爲什麼死得這樣慘？說來是話長的。桂林疏散的那一天，從桂林北站，非法開出了一列火車，這火車當中附掛着一輛特別車，裝備了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太太，

他是某要人的母親，帶了家屬也還有副官，他們用槍指了北站負責人，要他們發簽。可是站上因為前站正有車開過來，怎能放行呢？他們可不管這些，老太太的生命是寶貴的，他們綁了一個行車站長上車就開了，雖然北站通知各站停放車輛，以謀補救，事實上已來不及，在蘇橋附近與來車對撞，千餘人撞死，跌死和燒死，桂林掃蕩報編輯鋪祺森就死在這一次撞車裏，可是天神佑護，這老太太卻沒有死！這輛車上的特殊人物，還在蘇橋鎗斃了一個站長，因為那位站長不肯放行，惱了副官們，就一鎗把他打死，自行開車，在永福附近又撞了一次車，這次死傷不多，老太太也沒有死！——以上這一段話是在蘇橋時一個身歷其境的旅客告訴我的，我自己沒有看到，不敢負確實的責任。

在蘇橋車站遇見了陸靜山和姜慶湘。這天我們在蘇橋等到夜，車子還沒有開進來，同伴回車上去了。我和姜陸二君在候車室裏等着。——姜陸二位搭在第九（？）衛生列車上，至午夜他們的車站，不久就開走了。他們去了之後，我一個人感到寂寞，回車上去路又那麼遠，而且要經過那麼多的死屍的地方，我怕。我就在站外，把地上的禾草集起來，墊在身下，蓋在身上，天雖下着毛毛雨（晚上才開始的），却睡得很舒服。

次日天未亮醒了，雨已停止，星星很亮，看得清獵戶座已偏向西方。人覺得很冷，我以為在露水中的緣故。摸摸被窩——未草的確也濕了。於是我走進候車室站等天亮。

這時一列車進了站，我去看了，知道這車後面的第三列便是我搭的車。

站長因為這一列車不信任號擅自開進來大發脾氣，在許多「官」「兵」威脅之下，他還是命令司機倒開回去。司機沒法，只好遵命。進站處一個執信號燈的路工，受了嚴厲的申斥。

呵！勇敢的！堅毅的站長！我不知道你姓甚名誰？你從昨天晚上接班到今天九點鐘還在工作，你雖然接到命令，要你在一晚上關出十六列車，你不僅遵守了命令，而且還一列列的按部就班的放出，炮兵車的兵雖然要細你去，也並不能使你屈服而像其他站長一樣的把人命視如草芥因為你的賢明的措置，因為你的堅毅不屈的精神，使在二十日以後開出的車子，於我到二十七日在鹿寨下車時，不再聽到有撞車的慘劇，你救了多少沒有人願開的生命，我怎的不對你感激，怎能不對你致敬！你可以算得湘桂鐵路桂柳段中的鳳毛麟角！

早晨在站外有二個無父母的孑子被站工傾到候車室裏來，由一個旅客買了些毛芋給他們吃，他們的年齡都在五歲以內，他們都是被父母遺棄了。據說昨天在站北頭軋死了一個尚待哺乳的孩子襁褓中檢得一封染了血跡的信，是他的父親寫的，痛楚地希望這嬰孩有人養育，他已經沒有能力帶他走，因為他妻子在路上病死了。信裏還說附着三百元錢作養育費，他說他的能力已盡於此。但是三百元錢已不翼而飛，孩子給軋死，他的父親知道不知將作如何感想！——而遺棄小孩子的事情，沿路却是很多呵！

這一天早晨，車站的路軌上抬走了四個死屍，一個是軋傷，因沒人醫治流血過多死的，另二個是病死的——噢，不錯，從桂林到柳州傳染了痢疾，傷寒，霍亂和瘧疾死的人，很不少！我在這裏說就順便說過不提了。

我自己像是打靶子，早晨起來時見得很冷，當時以為露宿的緣故，可是現在發燒得厲害，不得不去找衛生列車，可是給拒絕了，回答說：「沒有空！」自己又未帶藥品，我又懇請他們送二粒李甯給我，也給拒絕了。車中伸出一個傷兵的頭，在罵着，「丟那媽，藥品早給醫官吃完了，我們的傷口都發臭！」我默然走開，幸而此後一直到柳州都沒

發，感謝上帝，使我不致於病死在路上。

八時餘，我們的車進了站，上了枕木，一直停着。原因是因爲前車過重，只拉了一半去永福，留一半在路上等打轉來拉。蘇橋的那位站長，在前車未到前站之前，不准一輛車開出，以後不再發生撞車慘劇，這是有着很大的關係的。

七 在永福車站

七時餘車子開離蘇橋，在中途上了一次水，一直開到離永福一公里處才停。停的原因在當時我們不知道，車頭只看到永福站頭掛着停車信號，在路上，同車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昨天在不到蘇橋停車的地方附近的一棵樹上，吊死一個約摸五十餘歲的老頭，在他上吊的樹上，貼着一張白紙，歪歪斜斜的寫着六個字：「蔣委員長萬歲」！多麼動人的
一個場面啊！

我們下了車，步行到永福車站去，靠鐵路的右邊走着，經過一個山坳，那裏也停着

一列車，我們經過那裏一陣陣的臭氣和薰臭撲鼻，我們擤了鼻子急急走過，到永福才知道停車的原因；原來有一列軍車因為拉的車輛太多，拉不動了，司機想去幾輛車在永福，軍車的負責人不肯。終於他們想出了一個法子；去搶另一輛車的機頭，結果引起了衝突，因為被搶的一列也是軍車，大家都有槍因此開火了，又不少人給起解到枉死城裏去，總算站長會想法子，使這兩列車拚成一列開，解決了這一場熱鬧，但却使行車時間，延誤了三個鐘頭。

永福站人很多，食物也多，這因為永福雖也疏散，却沒有強迫。——從此以後各站，我們都能夠得到食物，不再餓了。

我們吃飽了東西，在站上看了一回，我還買了一雙草鞋換上。又在車站旁邊看報，知道敵人已被阻於大榕江以北，桂林已組織「軍風紀巡邏隊」秩序已恢復。那壁報共分四條，除了一條關於太平洋的外，最後一條說「市面已恢復常態，盼市民回來復業。」我雖然懷疑這末一條新聞的真實，可是它對我的誘惑是多麼大呵！我忘不了存在桂林的一部份物資，尤其忘不了在文昌門碼頭的九十幾件紙，這中間還有陸侃如教授的

五箱書，想裝船沒有船，自己用板車去拉，板車在中途給封用了，自己用担子去挑，城門口的兵又不准你挑進城，就這樣被我們遺棄在碼頭上。看了這一條消息，我試着想法子回桂林去。一打聽之下，就知道不過是在做夢，據車站上人說，桂林只有兵沒有民了，鐵路橋樑已炸毀，（我又想起了我們在橫山時聽見桂林方面的轟然爆炸聲，但不知道是什麼，我只知道有一列工兵列車，完成了任務，跟蹤了我們的車開向柳州去。）他說我想回桂林去是「發神經」，我只好放棄這個念頭。

天黑了我們回到車上去，經過山坳的時候，這次我們靠來時的左邊走，却不知道臭更烈，使我跑過了這地區還是作嘔，我不知道這一列車怎能停在那裏，車上的人是那麼多。

回到車上，見到許多同難人從山上打了柴火回來，因為枕木已燒完，這裏附近沒有枕木，只好砍樹木來用。

從後面開來一列車，因為天黑看不到前面有車停着，又沒有燈，一直衝過來，幸而發覺得早，我們的車不斷的鳴汽笛，一面又往前開動了些路，這才沒有碰上。當後車

住的時候，離我們的車尾不過丈餘路。

當晚九時餘進了永福站，車頭脫離了列車去上了水，又去上煤。這一晚我們沒有睡覺，因為永福本來不是上煤站，這十六公噸煤（結果只裝了一半還不到天已亮了）是憑我們的手一鏟一鏟的裝上，而且鏟子又只有二個。

二十二日晨消息傳來；梧州失陷了，我不能不擔心去梧州轉柳州的同伴和貨物。

這天早晨，車開離了永福，不到一個鐘頭就到葡萄，進站之後，因為司機性急了些，惱了站長發脾氣，扣住我們的車不放，讓後來的車先開了。

二十三日晨車離葡萄。這一天開了二站，經過矮嶺到波寨，車離矮嶺的時候天已黑了，開了不久，突然煤車後面水箱上面的人和行李都倒了下來，我驚慌得來不及喊救，眼前的星星不見了，糊模的山影也不見了，等到重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才知道車子經過了一個山洞，水箱上面的人原比我們高些。不然暗自失笑。

二十四日晨，車離波寨，到了一個山坡，再也開不上去。倒退再開上去四次，仍是開不上，據說煤太差，火力不夠，結果二桶臭油倒了霉，全給倒了出來拌在煤裏，害得

我們滿身揩着油，然而車還是開不上坡。

八 大家下來推車

不知是誰發明的，叫大家下來推，人們猶豫着，總以為火車怎麼推得動？於是那發明的人沿車解釋；人身重五十公斤，他推的力量也可以有這麼多，下來一個人推，等於有一百公斤的力量，如果有一百個人下來推，不是產生一萬公斤的力量嗎？……不錯的，力壯的人都下來推了，經過三個鐘頭的推，終於推上坡。但到黃昏天已黑了，煤又用完了。

車頭上了水，等着上煤，黃冕的煤已經用完，要等柳州送下來，煤車是今天早晨在柳州開出的，我們的車子到的時候，已經到雜容，到黃冕要在後半夜了。——站長如此說。

司機不肯再用枕木燒蒸汽，我們只好等着，眼看後來的車一列一列的過去；他們仍

然用枕木燒汽的。

在黃冕，我們得知十三號以前的車子，都已進了柳州北站，十三號以後開的車子，還沒有一輛開入柳北，大都停在鷓鴣江以北。而且從鷓鴣江以北的每一個車站上，都停有三列到七列車。使柳州北開的車子都發生了障礙，軍運完全停塞了！

深夜一點多，煤車到了，我們的車開始上煤，這裏原是上煤站，經常有苦力担煤，用不着我們的，我們只把行李卸下，在煤堆上睡覺。

八個煤伙在上煤，上了四噸不上了，經過了一次交涉，又加上四噸，之後他們再也不肯上了。據他們說：八噸煤已足夠到柳州，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是平常的情形，但是他們不肯。炮兵列車自然也有槍的，槍威脅着他們再挑，一直挑到裝不下了。這一次他們却不肯歇，仍舊挑，你私嗎他們嗎，回答說：「那裏夠到柳州！」結果還是用槍迫他們停下來，我們再搬上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高出地面至少有一丈，巔巍巍的。但我們已經麻木了，已不覺得危險——天，漸漸的亮了起來。

九 到鹿寨下車

二十五日晨離黃泥，經過新村和幽蘭，於次晨到了鹿寨。

我下車來走走，吃了些東西，到行車室去問我們的車幾時開。站長很客氣，他說柳州北站停滿了車，我們的車幾時開他也不知道，他憑常識推斷說：至少要三天以後。這使我大吃一驚，並不是車子停留久使我擔心，擔心的是我們的錢已經不多了。我們三個人從桂林出來，除了付給搭車費二萬四千元以外，原還有二萬一千多塊錢，可是到了鹿寨一算，祇剩了一千三百塊錢了，怎麼夠！而且車子在鹿寨至少要停三天，從鹿寨到柳州還要經過四個站，不知又要停幾天！我們只好走路了。

我先到汽車站去了一下，知道沒有汽車，回來，在途中經過一叢樹林的時候，路對面有二個軍官擎着手槍對着樹林開槍，我嚇了一跳，馬上我明白他們在打樹上的一羣喜鵲，雖然一個也沒有打到，但我因為恐怕吃流彈，連忙蹲下來，這引起了他們的大笑。

回到車站我決定走路了。我取了三百塊錢令一個同伴隨車看行李，另外一個同伴挑了二只帳箱一起走，這天我們只走了二十二里路，到對亭因為大風大雨，只好停下來。一路上看到北去的軍隊的行列，比以前看見的更多，他們都是走到桂林前線去增援的。中間我看到一件事；一個兵挑了二箱子彈，不知怎麼的，他的兩條腿的神經麻木了，無論如何也提不起來，他在地找了一根刺柴，狠命的打自己的兩腿，果然打了幾下就能夠走了，但仍舊需要走幾步打幾下，打得滿腿都是血，他彷彿不痛，也彷彿這雨條腿不是他自己似的。

這一天到夜風雨不停，我們的衣服濕透了，又沒有東西吃，冷得很。這時我看見姜慶湘拿了一雙襪，一只嗽口杯，一面走一面吃。我連忙打招呼，又得他的指示，趕到一輛車的後面去，有一個販子在賣白飯，他已經不能控制買主，因為大家都在搶，他只急得跳。我急忙跑去，飯已不多了，但也給我搶了一碗。碗我自己有。

站在雨裏吃完了飯，我記起還沒有給錢，回頭一看，賣飯的已經走了，對他，我覺得很抱歉。

承姜慶湘的幫忙，我們在他的朋友那裏睡了一晚。他的朋友住在車底下二輪間的鐵條上，上面擱着板，可以睡四五個人，這個地方他們是用五千塊錢買來的。我一算比我們便宜！——我們稱車頂上爲七等車，照七上八下的意思講，這里應該是八等車了。

次早天已放晴，太陽也出來了，在車站上打了一轉，看到病倒在那裏的人也很多！（這一路來，病倒在每一個車站的人，都是很多的，他們患的不外是痢疾，打擺子和傷寒，而且都已經奄奄一息。）他們當然是被人遺棄的人了。

很巧；有一輛車開往雒容，我們搭上了。

到了雒容沒有車子開，我們就走。在中途我解了一次大便；我從十日返桂林到今天一直便秘，只有在葡萄那天早上，剛蹲下去要解，被汽笛一叫，連忙拉起褲子上車，今天解得那麼多，那麼暢，真是一件非常的快事，起來走路也覺得輕鬆得多了。

中午到了洛埠沒有停，一直走到龜嶼江。

這裏離柳州還有七公里，走二個鐘點可以到了。因此停下來歇息，而且大吃了一頓，身邊的錢吃到只剩了三十四塊錢。這不怕的，能夠到柳州就可以了。於是我坐在那

裏，做着夢；我計劃到柳州應該洗個澡，剃個頭，舒舒服服睡一晚，之後還應該吃兩只鷄補一補。我又可以向某人借幾件衣服替換，……誰知到了柳州，這個夢給無情的現實打破了。

一〇 到了柳州

之家

天將黑的時候，我們走到北站，北站的站外還停着一列車，車後有七八個人正在賭排九。「到了柳州還是賭，真是……」我隨便說了一句，引起了其中一個的惱怒，他站起來大罵：「滾你媽的……」我默默地含了眼淚急走。這一路來，我受盡了苦，我都沒有淌眼淚，這一次却不知怎麼的再也忍不住，我不知道爲什麼。

七點多鐘我們進了城，我急步向辦事處走去。柳州很冷落，簡直很淒慘，我有點覺得不安。到了辦事處的馬路上，我遠遠望見辦事處的門口，坐着許多人，也有女人和小孩子，我多麼高興呵！我喊着一個同事的名字：「錫光，我來啦！」沒有回應，當我

走近他們，發現牠們都是兵，一鶩非小。詢問之下，住在那裏的是力行劇團。從辦事處門口的留字上，知道我們的辦事處也撤退了，他們已於二十二日離開柳州。

突然人覺得非常疲倦，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找朋友和同業，找了二個多鐘頭，結果是一樣，他們都已走了。

爲什麼走得這樣早呵！我不解。

錢只能夠吃一碗米粉，人是疲倦得要命，而且還沒有解決住的問題。

我終於想出了辦法：我走到潭中路加拿大旅館去開房間，茶房對我看了好久，終於要我先付押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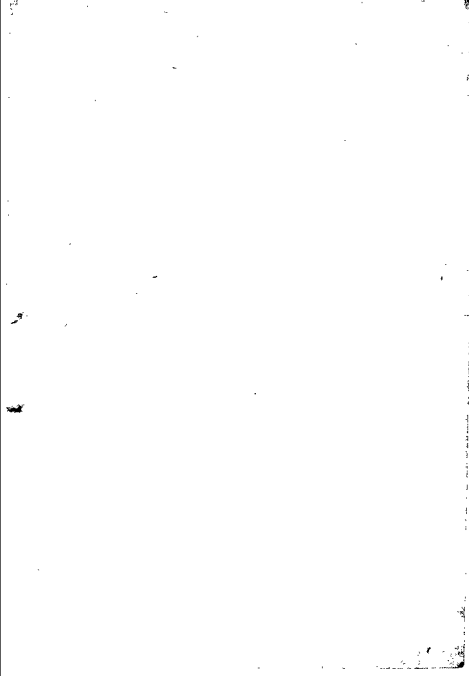
我不能不解釋一下我的尊容；十五天來未曾一洗的臉面，不僅是煤而且也給太陽晒得脫皮像麻皮一樣，一身白衣服已變成灰色，而且又沾了臭油跡……這是人家早已看見了而我才從這旅館的鏡子裏看出來的，還有人家看不見而我早已知道了的是頭上及身上的虱子。——這一副形狀，使誰也不相信會去開加拿大這柳州二等旅館。茶房的不放心，自然是意中事。我只好向他解釋，我只有三十四塊錢，明天我可以想法子給他，決

不賴他的。豈知茶房不但不同情，而且盡量的侮辱我，引得我火起。這樣就引起了口角，幾至於動武。恰在此時遇見了一個桂林的同業，他也住在這旅館，聽見相關，走出來看，一見是我，就給我解決了住的問題。而且還給我五千塊錢。我因此能够住在這旅館裏，當然那個茶房也不能不受我盡情的奚落。

第二次遇見了幾個住在郊區的桂林來的同業，他們都聽說我在蘇橋給擄死了。從他們那裏我知道了柳州疏散的情形：二十一日晚上，警察挨戶通知市民攜物資一定要於三天以內離境。所以市民都惘然的離開柳州。二十二日那一天整天在混亂中，據說情形比桂林更壞。這一天白副總長到柳州，他認為桂林二次疏散已經太對不起老百姓，柳州再不應該如此。因此二十三日長官部發表聲明，說柳州市並沒到強迫疏散。可是這個聲明能夠看到的人已經很少了。

我搭的那一列車，一直到十月四日才到柳州，從桂林到柳州一共走了二十二天！我在柳州住了一個月，才徒步到桂東南去。

在
桂
東
南



山城的故事

一 昭平縣景

昭平在廣西是一個三等縣分，位在撫河中間。從這裏上行到平樂或者下行到梧州都有四百多里地。撫河多險灘；從平樂來過此地一直到良豐、馬江、離不多遠就有灘，差不多是接連着的，又長，又陡。縣城在江的南岸，一條直街從東北穿向西南，由此一直去雷霹嶺，便是我們從蒙山來的路。另外還有一條熱路到蒙山的，那是從石人島翻過燈草嶺便到黃村，雷霹嶺和燈草嶺天然成了昭平西南的門戶。從昭平沿撫河上行，不里許是思勤江，江盡是西坪，過此便是接米嶺和百步梯；從昭平沿撫河下行，約一天船程便到馬江，馬江有馬江墟在馬江口。從馬江迂迴上行到沙子，過此便是險惡的樟木林、接米嶺、百步梯、樟木林，天然的構成了昭平北面的門戶，由於這四個門戶都是拔海二千

公尺以上的高山，接連於這四個高山的起伏的山嶺，蜿蜒地把昭平圍圍在當中。除了撫河就沒有平坦的通路，而且只要在各個嶺上有些防禦，敵人要來，除了飛機就沒有法子進。即使是飛機罷，昭平就沒有可以允許飛機降落的空地。

城裏，總共只有五條街，那便是東寧、西寧、南華、北秀和大街，而大街則由二個街名組成，——驛前和平安——全城的人口不到二萬人。桂林的疏散，和民團總指揮部的成立，使昭平驟然增加了一倍多的人口，山城於是熱鬧起來，本地人忙着搬家到鄉裏，空出房子來給疏散來此地的受難的人民住；受難的人民給趕出來住到別個本地人空出來的房子裏去住，受難的人民空出來的房子給民團指揮部的官們住。

昭平本身並沒有什麼物產，除了桂花的竹紙茶油、和少量的米。米，在平時是靠賀縣、鍾山和蒙山供給的，現在人增多了，就鬧恐慌。難為了一班腳伕們，他們從老遠的地方擔米來，賣了，買竹紙和鹽回去。鹽是粵鹽，是從平樂和梧州疏散上來的。——這近乎原始性的交換，構成了昭平的主要商業市場。

昭平人的生活是夠苦的，鄉下人整年都吃着木薯和什糧，這並不是說，昭平沒有地

主，即便是一塊小小的山脊上的耕地吧；也不完全會屬於小百姓的，全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都在少數的地主手裏。昭平的男人們也像廣西其他縣份的男人一樣；好吃好賭懶做活；而女人都像一條牛。——地主，是鄉下頭的土皇帝，到處一樣，他們的臉譜，用不着我在這裏介紹了。

這就是昭平湘粵桂敵後文化運動啟發點的昭平。

二 小民生活

昭平對我是陌生的，可是也是非常熟稔的。說陌生；我沒有來過這兒，對每一條街都划成方塊，使我到昭平後一個多月才摸到一點頭緒。說熟稔；因為滿街大部份人都是從桂林疎散下來的，我同他們相處了很久，雖然他們都在擺地攤而不像在桂林那樣都有固定的職業，即使是本地人也罷，他們是那末樸素，全中國農村裏的人民都是樸素的，而我也差從民間來的人呵！

然而昭平也像其他大部份的農間一樣；是頑固的，封建的；一個朋友帶了肝癌死症和七八口眷屬到了昭平，沒有錢，有的是一些行李和印刷機器和紙張。他的兒女們帶了這些東西擺地攤，太太看護他住在東寧街一家原來開伙舖現在改為住家的屋裏，他是一個大胖子，病漸漸把他消蝕到只有皮包骨。終於不支了，臨死前房東無論如何要他們搬到旁的地方去死，但在他沒有搬遷以前，死了！剩下了一個寡婦，一羣孤兒，一些印刷機和一些紙張！

另一個朋友的太太要臨月了，房東不答應，要她到別處生了孩子再來住，怎麼樣也不能理喻，這位朋友的太太只能答應了。可是她的先生逃到貴陽去了，沒法子照應，她雖然答應了房東，卻並沒有搬，一個夜裏孩子生出來了，她既不請醫生也不請穩婆，完全自己處理好。到第二天房東知道了，大鬧一場說是沖了神，結果買了福物請神了事。

另一個女朋友，年紀輕輕的生了脊癱，已經在床上睡了一年多不能行動，當敵人迫近昭平，她自認為疎散不便，一直嚷着「給我一枝手槍，有手槍我就可以自衛了！」

地攤滿城滿地都是，每一家或每一人都盡其所有把財產傾倒在街上，是一個盛大無比的行李展覽會，滿街是蠕動的人，參觀展覽會的人。可是買主呵！那里去尋！偶然有人問了一聲價值，地攤主人便說了一個極低限度的數字，面上也還流露着羞怯的和希望的神情。當顧客覺得太貴要放下貨物時，又漲紅了臉陪着笑臉說：「你說個價錢呵！」

漸漸日子增加，手段也老練了，當顧客檢貨問值的時候，說一個很大的數字，當你還給他（或她）十分之二或一的時候也就賣給你了。

有些人自己有衣服穿不着或者是不合時令的，擺攤賣了；去買合身的合時令的來穿，有些人不得已地替孩子買些衣服穿。有些本地人從來沒有見過都市裏人穿的衣服，也買些穿穿，有些本地人則從故衣攤裏替兒女們辦嫁粧。也有些人買進賣出地做生意。

這些已包括了地攤顧客的全部。

書在昭平是最倒楣的東西，運到這裏來的書又是很多。書店倒也開了五家之多，都

是門市；另外還有地攤。可是飯都吃不飽啊！誰還買書看。捐送給自衛工作委員會下鄉工作隊帶到各鄉各村去陳列的一批，是最大的交易了，每一家書都有些、那可是捐送的，沒有錢的。

和書發生關係的人，不免有些書生氣，書店朋友也不能免。他們一批，十來個書獸子開了一次會，決定成立「桂林出版業昭平聯營總處」，計劃運書到羅定，八步，連縣這一帶地方去流動推銷去。那時候到羅定還走不通，於是八步的出發了，情形還好；連縣的出發了，到了連縣書還未曾拆包，敵人已到離連縣四十里地的星子，不幾天曲江也丟了，他們只好避到鄉下去啃書！

「怎麼辦！生活總得解決呵！」

於是有些書店通過廣西銀行的關係從重慶得到些接濟；有些書店就不管死活地解散一批同事；有些「掛羊頭，賣狗肉」，改行了。

柴是好生意。昭平賣到一百八一担到上面黃龍去買柴，只要五六十元够了，於是湊起錢來僱船去辦柴。柴辦來，賣出去可虧了老本，原來進的是濕柴，出的是乾柴，而且

船伙太會吃飯了，一天五頓，一吃是四大碗。米也可以做啊！又去買米，結果還是一樣！一個書店朋友異想天開；在空地上搭起一個土爐來，挖泥燒窯做火爐，然而他是賺到了錢的。

滿街担柴担水的女人是本地人；坐在廚房角里抽旱烟玩紙牌的男人是本地人。銀行可並不窮，他們還燒掉一大批一元的鈔票。

鹽務局等中央機關也不窮，他們住最好的房子，吃最上等的小菜。他們到那裏，房租便漲到那裏。最高，可是最不在乎。

還有……………

三 民衆自衛工作委員會

我到昭平的時候，昭平第一次疎散過去沒有幾天。昭平的人們，不管是外來的和本地的，他們整日都惶惶然地在不安中。全昭平抗衛的力量是那麼單薄，除了有些藏在民

團的槍枝外，縣政府警察的力量，還不足打走一條野狼。民團雖然已經照了政府的規定在各鄉各村組成起來，可是，民間的槍枝埋在地下很久了，生了鏽，既沒有糧，又沒有彈藥，怎麼能够抵擋得任飽衣足食的虎啊！

然而，消息是一天天地緊張，鍾山淪陷了，八步的緊急疎散還沒有停止，接着是平樂淪陷了，荔浦淪陷了；連蒙山西面的粟木墟，南面的太平墟也都淪陷了！縣長親自跑到黃村去偵察敵情，更證明山城是在危險的情形中。

「沒有地方跑啦，我們可也不能等死啊！」

「沒有情報怎麼行！有一天敵人到了我們面前，我們還會當自己的軍隊去歡迎哩！」

「對！對！沒有情報不行！我們得有一個報紙，不然有一天希特拉死了我們也不會知道，那怎麼成！」

「對！我們要組織我們要武器，要報紙要收音機收報機，要糧食要……組織起來，我們組織起來！」

從桂林疏散來昭平一部份文化工作者，他們的份子有著作者，有教授，有學者，有

革命的元老，（當然是在野的）也有出版印刷和其他科學部門的工作者，這一班民族的優秀份子，從不同的立場，不同職業，提出了共同的要求。他們說：「我們要動員，動員全昭平動的和靜的，我們要動員，連土地！我們要自衛；要自治，要自給！」

在這些先知者們的呼籲之下，昭平民衆自衛工作委員會，便成立起來了。

自衛工作委員會完全是民間的，它的組成主體是桂林疏散下來的文化工作者——誰說書生不能提槍桿！——縣長和當地的士紳也都參加了這一個組織。它首先表現的工作；把桂林退下來的一部份鐵工廠的機械都征集起來，集合了這些廠裏的技工組成了一個修械廠，從縣政府開始，一直展佈到民間，把那些壞了的鏽了的槍枝，由當地的士紳們担保取了來免費修理好了送還給原主，文廟，便作了修理槍械的地方。成立了交易公店，從各鄉收集物資平價供給昭平的人民，組成了青年軍，有計劃地訓練民團中的各級幹部。動員了廣西省立藝術館的全部青年同志，以鄉為中心單位，組成了下鄉工作隊，協助政府組成各鄉各村自衛隊，他們演戲，他們演講，他們更把各鄉囤積年的仇恨消除，協助加強鄉村的基層工作。醫療隊也由桂林來的醫師們組成了，隨了下鄉工作隊

人民免費醫治疾病。在同時：中國工業協會廣西分會的工作同志也組成了昭平縣農村經濟調查隊，也出發了，他們後來編成了一本詳細的調查報告。——無線電收音機，收報機也從廣西企業公司，鹽務局等地借了來，一位患肺病很重的青年自願擔認收報工作，（無綫電收報的人才太少了！）一家印刷廠在工合資助下從平樂打運到了昭平，附有全班技術人員，而作者，教授、學者和革命的元老們，組成了編輯部門的各項工作，出版工作者組成了業務部門的工作，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早晨，一班流浪的孩子們，在大雨中以興奮的高亢的聲音喊着：「廣西日報出來了！」

廣西日報是不屬於民衆自衛工作委員會而和它有聯系的一個事業，它是需要它的人出的第一次經費——如銀行，鹽務局當地士紳等——縣政府的公糧和桂林疏散來的文化工作者的人力。這一班人對事業是用了全部的精力，而肚子是得不到半飽，漸漸就有人病倒，可是在另一方面：縣長是一個政工隊員出身喜歡跑路和說美麗的大話又不敢負責做的人，（這其實是中國官僚的通病，要不是如此，怎能做得成官？從某些地方看，這位縣長還夠得上稱爲「人」，還沒有像別的縣長那樣「好話說完，惡事做盡！」）縣黨部的

書記，像一個姑娘，不說話而常常做報告放暗槍，他辦了一個民衆日報，顯然滿紙「紙又頭」，而綏靖公署辦事處主任，是一個販大烟，吹鴉片，包賭走私的傢伙！一方面是緊張熱烈，一方面是荒淫無恥！山城雖小，也像是全中國政治的雛型！

四 民團總指揮部行營——禍崇之源

敵人停止了進攻，昭平喘過了一口氣來。一切自衛的工作，日漸生長和完密起來。受難的人民也比較安定了。

可是流言也不斷的產生了：

「王讚緒（桂樂師管區師長）部黃麗堂守蒙山，有一團多人。這傢伙靠不住的，他同敵人有密約，所以敵人不打了。聽說他還要解決把守新墟（蒙山西十五里。）經常出沒在新墟，粟木（荔浦東卅里）一帶山裏游擊敵人的蒙山縣自衛大隊。原因是因為黃麗堂率部去新墟，給自衛大隊長陸超領弟兄們打敗了！」

「敵人不打蒙山，昭平，鍾山，八步了，說這一帶劃作難民區。你看鍾山的敵人不退到二塘（平樂北廿里）去了。」

「廣西民團副總指揮蔣如荃，帶了部下多少，彈藥多少，已經到新城與陸超大隊長聯絡了。昭平就要成立指揮部行營了，而且要成爲桂東南三角地區的游擊中心，要反攻了！」

流言的一部變成了事實：敵人真的停止進攻了，黃麗堂部不穩的消息，並沒有新的發展。而蔣副總指揮確也在鞭炮聲中蒞臨了昭平。大胖子，呢軍裝，引得滿街滿戶的人都探出頭來看，流露着無限希望的神色。縣長陪着副總指揮走在前面，四個提着盒子炮的衛兵跟着走，後面是百來個文武裝束的隨員，又沒有兵也沒有可以認作彈藥的箱籠之類。人民雖然是滿懷着希望歡迎他，可是心底裏已在開始懷疑了。

副總指揮駐節在國民中學，百來個隨員也是。門口馬上貼「廣西民團總指揮部行轅」的紅紙大招貼，但過了二個鐘頭馬上改爲用白紙寫的「行營」了。有人說：「行營比行

轅派頭大得多」。

但不管行營的派頭大還是行轅的派頭大，昭平的國民中學已注定了指揮部行營，那是沒話說了的。住在那裏的一批難民全部給趕了出去。只有一位名經濟學者，被允許可以住下來。第二天門口站起了一對衛兵，這位學者居然給人「敬禮」了。可是美中不足的是這位學者的朋友去看他的時候都給衛兵攔住了，迫得他只好自動遷出。後來據說這是大胖子專門跑指揮官「上房」的陸副官鬧的鬼，他看相那位學者住的房子，因為學者是指揮官的上賓不好意思驅逐。只好想出這個方法來。方法是巧妙的。

副總指揮官是一個廣西軍人，過去曾做過龍州民團指揮官兼行政專員和平樂區指揮官兼行政專員，他有他的一套「理論」，這一套「理論」不知怎樣想出來的，我也說不清，「一塌糊塗」四個字庶幾可以概括。抗戰以來沒有做過什麼事，就括來的錢在家裏享福。論頭寸，也不小，中將銜，廣西的二三等要人。這次出任這樣重要的官，原因很簡單：因為內定的另外一個是湘桂邊區副總司令，年紀大了不肯担任這工作，總部想不起第二個人，就叫「他」來做了。

他到昭平後不久，湘桂邊區副總司令和桂樂師管區師長也趕來了，說是商量組織和佈署反攻，桂東南的人民倒也興奮起來，可是不久這興奮的情緒仍失去了，因為是知道了這兩位大人物的光顧，只是爲了分指揮官從柳州帶來的三千多萬塊錢。

消息還不止此，說是要設政訓處（參謀，經理，副官，秘書四處已經成立了的）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接收修械廠，青年軍，說還擬議成立桂東軍政府，已東邁八步的行政專員李新俊來商量，還要開放賭禁云云。

消息一件件的都變成了事實，首先政訓處是成立了，全處的工作人員，都是桂林下來的文化界朋友們。政訓處設在一個祠堂裏，這批書獃子天天在開會，討論工作計劃，計劃擬好了，送請指揮官批准，批下來的都是「經費支細暫緩舉辦」。結果政訓處變成了一個閑散「衙門」，沒「政」可「訓」。只有一件事情總算核准了，就是對青年軍的每天上政治科。教課的人是桂林來的文化工作者，計劃中要致送快馬費，指揮官說：「這一項可以省嗎？」結果改爲由指揮官請一次客。

青年軍是接收了，指揮部派了一個隊長去，於是不少的政治指導員和隊員走了。辦

法一變自衛會所定，剩下來的隊員是「衣不暖身」，「食不飽肚」！一紙命令接收修械廠，修械廠既不是政府的機關，也不是私人的企業，怎能接收？於是工作停止了，機件也各人拆走了，只接收了幾個人，人，要了來吃飯嗎？命令收了回去，轉而指令縣政府去接收。

賭禁可沒有開，也許是怕輿論吧？報紙一而再三地在那裏說「賭風不可長」，縣長也常常出手令，發表談話，而且捉了幾個賭番攤的船戶。但是昭平最漂亮的房子昭益行，本來關着門，現在可開了，進出的人不斷，門口還有武裝同志守衛，又是一個消息傳出說：「誰來捉賭，槍殺勿論」！看你縣長「車大炮」。

賭場的「進出」可不小，指揮官令郎一夜輸了七十萬說是給指揮官訓斥了一頓：「簡直不成體統，抽捐給你賭還不够！」據說每晚有六七臺，可以抽卅萬。負責司其事的是個在桂林開煤炭店的老板現在當指揮部參議的人，指揮這個人的人，卻是綏靖公署辦事處少將主任章布，這傢伙勝利後盜賣了廣西紡織廠機器給敵人被發覺下令來扣留，可是終於給他慢慢的逃走了。

報紙的社論從憂慮賭風的日漸熾盛轉調到「三論恢復廣西」，再轉到「怎樣統一起來」，「語語恭維而語語刺着軍政府的問題，堂堂國民政府所轄的桂東怎能成立軍政府？從新聞上你可以看到湘桂邊區副總司令和桂樂師管區師長又到了昭平，憑這個你就可以知道報紙社論轉調的原因了。

組織軍政府的會議天天在開，人物除了軍務人員外還有文化界的朋友們。書獃子終究是書獃子，他們咬文嚼字，當他們看到指揮官交議的計劃時說「既然是軍政府，應該有「軍」也有「政」才行，現在我們只有「軍」沒有「政」不好……可是桂東南各縣的縣長都歸入步專員公署節制，他們沒有專員的指令，怎麼肯來，就是專員自己請他來，他還是置之不覆。「但軍政府總要組織的，他不來，就算了，沒有他，也行！」指揮官說。於是會開下去，討論章程，書獃子又咬字了，說：「軍政府有委員，怎能沒有常會？……」說這說那的不休，說到結果還是希望用另一個方法來統一桂東南，保衛桂東南。

他媽的，那麼多嚼嚙，討厭！軍政府一定要成立，倒是每半年「由主席召開一次常會吧！」「軍政府的組織「通過」了，人呢？主席當然是指揮官，軍務，政務，財務，總

務各處的人選在指揮部調用，但也得有個把外邊人。一位黃主席極信任的國民黨老同志被選了去「懇談」，「你來當財務罷，老實說現在誰不爲了……」指揮官說到這里把手裝成了一個圓圈，意思當然是說銀餅了。這位國民黨的老同志聽了之後，一陣哈哈說：「我不做！不做拉倒，有人想做我還不給呢！」

組織軍政府的籌備會開過了，秘書處也成立起來，「緊張」地做着準備工作。兩位軍事委員又領了一些「軍餉」回去了，昭平縣長着了忙，因爲會後的一個決定，昭平縣每月繳軍糧十四萬斤。昭平是一個少糧的縣份。

到了陽曆年底邊。

敵人突然進攻蒙山縣城，黃麗室叛變了，扼守新城的陸超部情況不明！縣長又跑到黃村去偵察敵情了，昭平人心又惶惶然起來。縣政府還沒有動，指揮部已開始在封船，眷屬也都在船上等消息。指揮官命令連夜搭成浮橋，說是因「軍事需要」。船戶連船開跑了，船價狂漲起來，小百姓忐忑着相見問消息，心裏是愁着「逃到什麼地方去」？

一天深夜一個突然的消息，陸超叛變了，率部已攻過雷麻嶺到了桂花鄉，縣政府預

備鳴鑼警報，指揮部也在準備退走，人民倉惶中驚起來上街去探聽。（他們多不願再走，也走不動了呵！）但是不久縣長從黃村來電話說，陸超被迫已率部退入昭平境，當這邊問他是不是叛變時，那邊顯然聽不懂，說了好幾次懂了，回答說他所得到的情報並不如此。不久指揮部也接到陸超從桂花鄉來的電話，報告已退入昭平境，明天單獨來縣報告，馬上，情況就安定下來，人民寬慰地吁口氣，回去睡覺了。

接着就過新年。

爲了慶祝新年，全縣各界舉行了一次慶祝大會，散會的時候主席蔣副總指揮領導高呼「黨員守則」，唸到中句唸不下去了，叫一個副官把掛在主席壁上的「黨員守則」的玻璃框取來給他，他就照唸，但讀者們如果說他是近視眼却是冤枉的，不過是「偶然」忘記了吧了。在另一方面文化界的朋友在鄉裏的廣西日報印刷廠門前的空地上舉行了一次座談會，主席就是那位國民黨的老同志，他是報社社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他高聲喊出了「民主，團結，進步」！另一位先生却說：「我做過官，現在我沒做着少將官，可是我並不覺得榮耀，也毫無留戀，只有這一個報社社務委員的名稱，將來我要刻到我的墓碑

上去！」他老先生感動於這一班青年工作者餓着肚子幹的精神和幹出來的成績。

爲了慶祝新年，青年軍舞了三天獅，城廂鎮白衛隊也舞了三天獅，引動了家家戶戶的人們爭着看熱鬧，門口掛了紅包，炮仗亂放，的確像歌舞昇平的太平景象。

爲了慶祝新年，青年軍和白衛隊爭着舞獅，在街上打了一仗。

青年軍三天舞獅的成績，得國幣三萬二千餘元，於是「全體隊員」用隊長的名義請指揮部長官吃一頓飯，隊員席每桌四菜一湯，不夠吃；長官席十二菜一湯，吃不完。長官們慢慢吃酒，隊員們吃好了飯坐在原位看長官席吃，等到吃好了，隊長喊道：「立正！」隊員全體立正了。「蔣副總指揮萬歲！」蔣副總指揮笑了。下一日藝術館招待了一次，餘與之一是臨時編的「希魔王招生」一幕活報，魔王希特列正在訓練那批新招來的學生。他喊道：「立正，萬歲！」

在新年中，各地方有些散兵來歸，另外還有整整的三連人來歸，指揮官說：「武器國家的繳了，人，解散！完結！」

新年過去了不久，蔣副總指揮帶了全體已經武裝了青年軍自昭平行軍到平樂下來的

大廣。有人說：蔣副總指揮是大廣人，他去接他的老太太去的，帶了青年軍去，說是「衣錦榮歸」的意思，也有人說他是到鍾山縣屬的清塘去的，他要在那裏設「鴻門宴」請八步的李專員去赴席。確否待證。

蔣副總指揮走了。一天突然來了一個警報，敵人向昭平進犯，先頭部隊已經到了水秀，黃村！……

「疏」不完的「散」，飲不盡的眼淚——受難的人民！

五 走上征途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廿七日——這討厭的日子。昭平緊急疏散了！

經過昨天一整夜的疏散，昭平剩下來的已只是搬不動的物資——沒有運費搬運的物資，和壯年的人，——預備今天走路的人。昨晚，多麼緊張的一晚啊！受難的人民，攜了子女和担着僅有的行李連夜下船，有的向下行開到馬江轉向沙子到八步去，有的向上

行開向思勤江到西坪轉向黃姚八步去，沒錢坐船的，就憑了房東的關係到附近的鄉裏去，整整一夜就走完了能夠走的人。指揮部走了，縣政府也退到江對岸去了。縣長帶了團隊扼守住石人島——敵人自蒙山的來路。

昨天一天，我靠了工合給我經濟上的幫助，送走了六船書，疏散了全部同事和眷屬，也把剛生孩子才十天的妻送走，自己留了下來等消息。我實在不想走，那時候，我們已經知道千辛萬苦從桂林向貴陽疏散的物資已經全部損失了，留在昭平的一點點，雖說運走了六船，剩下來的還有十分之七八，這些東西對我是非常親切地像家人，因為沒有錢，沒法子運走，我想伴它們在一起，彷彿因此可以保全似的，但我終於在廿七日中午走了。因為據報敵人已越過燈草嶺到了石人渡，離昭平只有廿五里路了。穿起草鞋，背起包袱，提了竹竿，和我這些患難同伴——書告別。我默默地禱告：希望不久能夠回來，回來看到你們的安全。

同行的還有工合，和廣西日報的一批同人，我們渡過江，沿江走，希望能夠在未天黑以前趕到底江鄉。（離昭平四十里）先頭部隊——報社裏的一位總務打頭跑，「我們慢

慢走，阿湯，你走得快些，先到底江給我們解決今晚的食宿啊！」阿湯飛快的離我們而去。報社的經理還沒有來，我們離開的時候，他說「我要等裝機器的船開走了再走，我走得快，一定趕得上你們」。我們邊走邊向後望，他還是沒有來。

前幾天天下過雨，道路非常泥濘，同伴們邊走邊跌，弄得滿身泥漿。心是沉重的，不知道以後的生活怎樣……走，走完了撫河的邊沿，轉進了循着思勤江的叢山。一位編輯部的同事患了肺病，背着那末大的被包，走一步喊一聲「媽呀！」同伴們分散了他的負荷。收電報的同志肺病更嚴重，同伴們攙着他走，老總（總編輯）的被包最大，他可不要人代背，也只有他，一路上說些幽默話，不時的散出一陣哈哈。走上了山頂，人累得有些昏昏沉沉，山風一吹清爽了，大家坐在山頂上歇息。不少的人過去了，不少的人接者來。時間已經是下午四時多，報社的經理，也終於氣吁喘喘的趕上了我們。

思勤江迴繞在山底下，像一條蛇，水流是那末湍急，船是一只接一只，船伏撐着竹篙，整個人臥倒在船沿上，不時喊着「哈呀，呀，呀……」聲浪是那麼淒厲，每一隻船有四五個牽夫背了繩在兩岸爬行，顯然也有船客幫同在那裏拉牽。

黑夜裏我們渡過了庇江前面的一條河，一路上我們又結集了藝術館的一幫人。

庇江所有的空房子（祠堂和鄉公所）都給機關佔據了，樓上是指揮部，樓下是縣政府。天下着雨，我們這一羣在鄉公所的走廊裏蹲着，天冷了，人索索地抖。幾個人出去找先遣部隊，可是回來說找不到，迷了路了。

卅幾個人，留下病人和照顧他們的人，其餘都盪出了鄉公所，分別去想法子。老百姓都關上門，他們都從門縫裏張了一張就拒絕了。

「老板！我的嗶海兵來格，我的都海廣西日報格同事借，（讀入聲）廉伯葛」（老板：我們不是兵，我們都是廣西日報的同事，不怕的）一部份同伴用粵語向門裏的人打交道。可怪，老板們聽了這些話，毫無猶豫地把門開了，而且叫我們趕快進去。卅幾個分住了三家民房。老板娘起來燒水給我們洗腳，燒飯給我們吃，又勻出棉被（破棉絮）給我們蓋。老板絮絮地跟我們講了很多話，結論是說多少年來只有這一個廣西日報昭平版知道他們的苦處，他又說你們都是寫文章的先生，真辛苦，真辛苦！——祇有了解人民痛苦的人，才會被人民所愛戴。我當時想這應該是一個真理。

生病的同伴找來了，迷路的阿湯也趕到了。

這一晚我們就住在庇江。

下一天早晨，我們知道了蔣副總指揮已經從清塘趕到底江，從他們的行程，證實了他並沒有去大廣而是到清塘去開會去的，我們也知道了八步的李專員仍舊沒有去開會，這對我們是一個安慰。

我的工作崗位——書店是疏散在森聰，從庇江去只有十里路了。其餘的朋友們經過那里還要到西坪到黃姚。於是我對他們說：「我先走，給你們預備茶水去，到那裏歇息再走。」於是我走了。

我到了森聰，見到了家人和同事，不久那一批人也來了，歇了一會兒，又都走他們的路。我送他們到河邊。

「洛文，快點來啊，我們在西坪和黃姚等候！」

「可敬愛的朋友們，願你們一路順風！」

陰曆年三十夜，我冒了風雪，率領二十個挑夫，担了廿担書和紙爬過冰雪滿山的接

米嶺和百步梯，到了黃姚。

可敬愛的朋友們，已經把對開印刷機，鉛字銅模等等印刷工具扛過接米嶺和百步梯，在黃姚印起「新聞摘錄」來了，再過幾天，廣西日報昭平版的黃姚版，也正式出版。這個報紙在昭平的銷路，剛能到達一千份，來在黃姚出版數目當然更少了。開始他們趕墟（三天一墟）今天趕「羣橋墟」明天趕「公會墟」，後天就去「西坪墟」了。漸漸他們發展到八步，開始自己組織「遞步哨」，用接力運遞的方式，一天趕完一百四十五里路，中間要翻過四座高山，慢慢地工人病了，於是青年工作者也參加了進去替代。這樣一直支持到勝利時候為止，銷路超過了三千份，銷區除了桂東南敵後以外最遠的地方要到廣東連縣湖南的藍山和本省西部的宜山，南部的鬱林，至於桂林附近淪陷了的各縣八塊錢一份的定價賣到二百元一份。從這裏可以知道報社工作同仁的辛苦，不是沒有意義的。

我到了黃姚，第一件要打聽的事是昭平怎樣了？報社裏朋友告訴我：燈草嶺的守望哨首先發現敵人，七個便衣隊，頭一個帶着鋼盔，這個守望直接用電話報告了縣長，一面放了幾槍就跑了，下文什麼也沒有，當然敵人也沒有來……

「可是前兩天，從昭平來了七個人，是桂林『文抗隊』（桂林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敵宣傳隊）隊員，他們說：他們從湖南東安退下來，先到荔浦，又到蒙山。敵人來了，再走昭平，到燈草嶺時突然有人放鎗，他們避到山村裏去，因為領隊的人帶了鋼盔，村民以為什麼都跑了，他們沒法子，又不敢擅自跑進民房裏去，餓了一日夜繞道到了昭平，到昭平聽說敵人來了，不敢停留，又跑到黃姚來。他們還不知道所謂敵人，就是他們七個人……」

「不過敵人却真的來了，他們沒有走燈草嶺，却是走最困難的整年在雲雨中的雷霹嶺，已經到了桂花，昭平的情況現在不明白……」

那位朋友說完了嘆了一口氣。又說「誤會得也荒唐；而敵人從這一條路來，竟沒有遇到一些抵抗更是荒唐！」

鹽的故事

鹽在桂東是成了一種特殊的東西；它是敵人略地的目標，是各種陰謀家的政治的資本，是行賄賂的禮物，是商人投機的標物，也是地痞流氓強盜搶劫的對象，它已不是民食而是給人民帶來災難的禍祟了！我們且說說與它有關的故事。

一 西坪事變

剛到八步，聽說昭平失守了。十幾個敵人，二百多個黃廳堂部的叛兵，扎了九十幾枝鎗，帶了八百多個挑了雜貨的挑夫，不費一彈的佔領了昭平。縣長率團隊仍舊守在石人島，當他們知道了敵人已從雷鋒嶺進佔昭平的時候，全部移防到石人島下游二十幾里地的五將墟了。

敵人在昭平盤據了五天，把存在桂花和昭平的鹽和糧食，分幾次來回挑走了。最後一次挑走一千多担，浩浩蕩蕩的經燈草嶺回蒙山去了。退守五將城的團隊，聽到了這消息，一部份人沒有得到命令，趕回石人渡放了幾鎗，發了些「洋財」，於是昭平克復了！

剛到八步的時候，我們看見一些正規軍，保安隊和鹽警在桂東鹽務大隊長率領下，開去西坪。據說西坪鹽倉還存了不少鹽，他們是去保護的。我在八步住了幾天，一個住在西坪的朋友寫信來說，他們幾乎又逃一次難。現在我把他的信抄錄在下面：

「昭平失守，此間形勢甚形緊張，自八步開來保安隊與鹽警凡一千餘人，配備尚可，故心稍安。及敵自昭平退去，若輩保安隊不惟不走，反起築工事同鄉×××所住屋對面山上亦架起機關鎗……弟等亦計劃再退廣姚。幸事情不久即解決，弟等未爬接米嶺也。」

查此次事變說來可痛可恨！湘桂邊區游擊司令黃瑞華，原為白副總長之馬弁和副司令羅志強原為十萬大山之大盜，率部至走馬向蔣副總指揮索糧。蔣黃同為白之幹部，惟蔣好錢，而黃則有梁山泊論秤分金銀之風。此次來走馬，蔣以經費籌措不

易，令黃去西坪搶鹽，黃固老粗，欣然領命。既到西坪近郊，知有備，不敢輕進，派人講條件。結果給以四百担鹽，先支二百担，餘由賀縣鹽倉撥付，而不流血解決，黃部担鹽而去，保安隊等亦退回八步。……

凡此諸事內幕，弟得之於黃部我同鄉之友人，此人兄亦相識，無須弟作介紹矣。」以上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廿一到廿八這幾天中的事情。也就是八步保安隊等開往西坪的原因。

二 「民變」

桂東南的鹽，全部從廣東運來的。這些鹽大部份存在桂花，西坪沙子八步賀縣一帶地方。這些鹽除了供應全個桂東南以外，湖南二十四縣和粵北數縣，全得由它去供給，最大的鹽交易市場，便在八步附近的黃田墟。我們在這裏要告訴讀者的是關於桂花鄉的鹽。

昭平最富庶的一鄉是北陀，這是一塊小小的盤地，有些土地可以供給人民耕種。當昭平第一次緊張時，這裏的人民恐怕昭平失陷以後鹽的來源會斷絕，他們開了一次會，決定每家人家不論多少湊出一筆錢或者穀子來，預備共同設一個鹽倉，以免與外界斷絕的時候沒有鹽。湊了大約有可以買一千担鹽的錢，就推舉了民團隊長做他們的代表，帶了幾個團兵挑了鈔票上八步去，他們都希望把存在桂花鄉的鹽全部積存到北陀去（大約有三四千担）而拿他們帶去的錢先現交易一千担，每担以當時的官價三千二百元計算，除了一千担作為他們鄉倉的公鹽外，其餘的由他們代為賣去再算帳。以免萬一敵人來了的時候逃不走。

他們既到了八步，向專員公署請示，批說：這是鹽務局的事，應該向鹽務局接洽，中央機關的事情，地方政府照例是不能顧問的，他們又去向鹽務局接洽，不巧得很，鹽務局剛剛接到財政部的電令：「所有鹽斤，包括已賣掉的，存在於商店裏還沒有賣掉的鹽在內，每担一律加稅三千二百附……若干元附……若干元，一共是每担加五千八百元，連前後共九千元。」又說「鹽稅人民負擔較輕，舉辦容易」云云。鹽務局就拿了這一

支「鷄毛毛當令箭」，他們的要求要照新價納費，交多少放多少担鹽，說是「關係國家稅收法令，無法通融！」斬釘截腳的回絕了。

北院來的代表們一氣就把担來的鈔票担了回去，一氣就派人到桂花去挑了些糧回來。那時候昭平已緊張了，守鹽倉的鹽警也早已退走，與其給敵人來搶去，我們自己爲什麼不准拿？！

可是這一個行動，却被認爲大逆不道的「民變」。

三 「黃羅事變」

可怕的謠言，三月十五日那一天，像飛蝗似地流散在八步的市上。謠言說黃瑞華部結集鍾山縣屬的清塘鄉；要打八步了。

謠言是有來由的。鹽務局在西坪答允給黃部的四百担鹽，除了在西坪給了二百担外，還有二百担沒給。沒給的原因據說是鹽務局的大隊長回到八步報告的時候，給駁斥

了。

散佈的雖然還只能認爲謠言，但知道內部情形的人，已知情勢已十分危急。

這一天晚上八步廣西銀行的樓上，在次晨上午三點鐘以前一直有人在開會，這些人包括軍政長官，社會名流，地方上的父老以及賀縣參議會的全體議員在內，經過一夜的商討，一致認爲「現在是什麼時候，自己人還打自己人！黃部領不到餉，從中央的鹽裏劃過去，未始不可。」此外還決定由專員公署撥二十萬塊錢作爲「勞軍」二百担鹽照撥。

代表們銜命連夜趕到鍾山去，告訴他們八步方面的態度。第二天他們從鍾山回來，還帶了二位黃的參謀，顯然不能妥協。經過二次的往返，黃瑞華起先祇是說他的部隊經年領不到餉，要求八步的李專員讓一條路，讓他們的弟兄們能夠到廣東的開建挑些鹽回來，以後經過兩次協商，他老人家鬧了，直截了當地說：「不談了，我就是要會一會李專員，咱們較量一下再說，誰的資本大！」完了！一切努力終歸於失敗，一切希望都歸於破滅，這兩造終於不得不以兵戎相見，八步的老百姓（連我們這一批經年受難的人民在內）不得不逃難。

到十八日下午，街上突然緊張，家家老少添男帶女的挑了行李走難，店舖全部關了門，貨物一包包的紮起，一担担的挑走，附近鄉下的壯丁全部動員，一根扁担兩條繩，趕到八步來疏散物資。在賀縣的船也全部開上來，疏散難民到下游去，從下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步瘋狂了，整個兒就在這樣動盪中。

這一天我連夜疏散了物資，剩下的一担行李，也由西大的一個學生給我担到離八步十七里路的鵝塘墟去。自己默在一家書店裏，看他們包紮書，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以後了，人，怎樣也不能寧靜，滿肚子的憤懣，說話也有些「語無倫次」。那家書店的經理是我從柳州來的難友，年輕力壯而個性堅強的朋友，他一面工作一面對我說：「洛文，鎮定說，你受過那末多的苦難，從沒像今天的慌張啊！」「我什麼時候不鎮定了？今天我慌張嗎？先生你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憤然地回答。

二點鐘以後，天下着毛毛雨，雲是低低的，街上往返只見那担來担去的挑夫，提了茶油燃的風燈，沉重的脚步落在地上發出重濁聲，而嘴都是緊閉的，他們是默默地，默默地走。這時候我們已經覺得沒有留在街上的必要，七八個人提了三只風燈向預定的地

方鵝塘疏散。我們渡過船橋，默默地緊張地奔走。前面是黑漆一片，幾尺遠就看不見路面，從蛇似的來去的風燈依稀知道那是一條路。

「自己人打，到底不是敵人，想來不至於太糟罷！」一個同行希望地說。

「他媽的什麼自己人！誰都一樣見了搶，誰管我們的死活！」——唉！越背越重了，他媽的！——一個年輕的著作憤然大罵。他是背了一個六歲的孩子和提着一個包袱，他太太背了另一個孩子也提了一包東西，但她沒有響，只是默默地走。這兩個孩子真乖，沒哭……

時間彷彿很長，走了已經很多，怎麼終是走不完這十七里路，左右前後，望不見一個村落（第二天我們發現兩邊有不少村落，有些地方是踏夾在山當中的，當時我們看不見）心裏焦急起來了。這樣的大黑夜，不要走錯了路。於是停了下來問那個帶路的朋友：「×××到底有沒有走錯路，怎麼終走不到呢？」這時我們的三只燈一只打爛了，二只油枯了。

「照時間我們應該早走到了，說不定走錯了路我去看看！」

帶路的人去找路了，我們就在路邊歇了下來，討厭的天，雨終是下不停，雖然是毛毛雨，衣服可已濕漉漉了。

帶路的人去了不少時候沒有回來，我們不免心慌，我們就喊起那人的名字來。回音是很近的，可是我們看不見他，他也看不見我們。只聽得他在那裏着慌地叫道：

「鬼打牆了，認不出路也不知道你們在那裏啊！」

有人從身邊摸出紙來，用火柴燃着了高擎着，朦朧地看見那位朋友就在我們對面找路了，中間只隔一塘清水。灑了這火，他回到我們這邊，跺腳嘆氣沒辦法，也不能怪他，他才在白天押貨來過一次。

更可笑的是當天漸漸光亮看得見景物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就在我們所要去的村莊的前面，昨夜要是能够多走五分鐘的路，我們的鼻子一定可以碰到村門的壁上！

X

X

X

X

我記述了一段黃羅事變前的疏散的情形，時間是從三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九日天光。從三月十九日起到三月廿三日為止，八步進入了巷戰和燒掠情況中。這裏讓我把那幾天

的日記抄錄在下面：

三月十九日]我們睡在一方丈大的樓板上，四個人捲縮在一起，下面同樣大的一個房裏也睡了四個女的還有小孩。人累了，倒下去睡着了，不覺得怎樣擠。

醒來已經是十一點多鐘，女伴們已經開始在煮飯，我覺得身上癢癢怪難受，檢查一下，原來有一個白虱在啃血，誰的呢，明白了，那是鬍子朵腮的何大哥的。

起來了，做什麼呢？飯是吃不下。「到墟裏看看去，上城去。」

約了五個人，跑到八步去，走在半路上，鎗炮聲響了。開始是密集的步鎗聲，接着機關鎗也叫了起來，聞伴着小鋼炮的吼聲。我們幾個人掉轉就跑，在我們前後的人，也都奔跑起來。跑到半路上的一個路亭裏，我們幾個人不約而同的停了下來。面面相睹，默無一語，大家在路亭上坐下了，聽那愈來愈密的鎗炮聲。

八步鎮的副鎮長，帶了幾個鎮，從八步那面跑上來。

「怎樣了？打了？」我們問他。

「打啦！沒有從正面來，從西灣（礦區）繞道到黃田直攻到八步，賀街車站已經佔領

了，我們退守新興橋……」他氣吁喘喘地說。

糟糕，我的住處和貨棧不在後街車站後面嗎！而且是毗連着的，當然完了，我想。回到鄉裏大家都躺在樓板上，悶不出聲。晚飯也草草地吃了，又睡覺。這一晚在昏昏的燈光下，我看完了一部「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一晚鎗炮聲到天光沒停。

〔三月二十日〕一清早，同伴的一個走了。他是廣西日報八步經理，因為八步打仗，把送報紙的「遞步哨」的來路阻斷了，他從鵝塘繞道到馬峰去接運，一直到夜晚才回來，以後他每天這樣做，所以我們天天看得到報紙。

人們得起身，躺在樓板上數天蓋瓦，覺得寧靜得多。

不知是誰從什麼地方找了一副刻着光緒三十四年的「馬將牌」來說：「打他媽的仗去，我們打牌。」我是一個搭子，就在二只箱子上，四個人打起來了。不久對面坐的一個人說：「呵！起火了！」大家都到窗口去看，火頭那麼大，煙是那麼濃，八步在燒了！大家仍舊不出聲默默回到原位上打不知什麼的牌。

從窗外傳來的是槍聲炮聲。從窗內傳出去的是牌聲。

下午。那個國民黨老同志的秘書來說：「專員已派人通知他說戰事就可以解決。專員已經報到中央，中央就近命令粵桂邊區司令鄧洪派一團人來協戰，這一團人一半守去賀縣的中途蓮塘墟（專員就在那里指揮作戰。此地離八步二十里。）一半繞道我們這一邊、渡河進入八步作戰了。」他又說：「黃部仍在車站一帶、無法進入市區，現在他們開始燒房子，這裏我們派人爬到馬安山頂看了來報告的。」

「聽說黃部有一千多人，有重機關槍和火箭炮，真的嗎？怎樣沒見用？」我把聽來的謠言問他。

「據說是真的，但都是壞了的，裝樣子嚇人！實際作戰的不到三百人，其餘都是拉來的挑夫。」他說着，一笑又變成嚴肅地說：「蔣如荃又到了鍾山，如果他替黃逆撐腰，這事情就複雜了！唉！廣西！」他是廣西人，廣西的什麼他都清楚得很，言下不勝其今昔之感！

不打牌了，一個同伴獨贏了一百多塊錢就跑到墟上買了一只雞來吃。

「三月廿一日」昨夜一夜的槍炮聲，雖然不停，比起前晚來疏落得多了。火似乎息

了，可是還在冒烟。

清早那位秘書又來了，臉色是那麽嚴重。他沉着氣說：「鍾山已發場佈告了，說是副總長命令蔣如荃剿滅「八步的異黨勢力，說是何香凝，×××，×××，……等異黨份子，在八步專員公署「保護」之下活動云云。」他又說：「你們這一班幹文化工作的人，都變了壞蛋了！」局勢發展到這樣，令人心痛。可是我以為那是謠言，最有力的反證是中央已經命令他的直屬部隊洪派兵來協助李新俊專員圍剿黃逆是最好的說明。「乾脆說一句，都是爲了騙；爲了八步這一塊乾淨土有些油水。真有那樣的佈告，焉知不是蔣黃捏造出來的，反正這裏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到，剩下些畜生造反，苦的是我們老百姓罷了！」我憤然地回答他。我又說：「不管他媽的什麼佈告，我們打牌。你來不來？」他搖搖頭說：「今天鴉塘墟，打什麼牌，去看看係子去。」

今天的墟場同往日不同，因爲是墟期，附近的人都來趕墟的。係子男女都有，他們不在墟場上，而在墟場以外的空地上擺攤，有些甘蔗木薯之類放在那里。很顯然的，他們和「漢人」的中間有着相當的距離，這不僅因爲他們不能進到墟場去，他們的住處遠在

數十里外的窮山中，來趕墟的雖然已稱為熟僑，可是除了交易的對話以外，絕不同漢人談天。他們穿的又是那末奇特：一件大褂拖到腳跟，又一直開至臀部，男女一樣，所不同的是女的半裸了胸部同西洋人一樣，男的滿胸的。裏面一條緊窄的短袴。有的和印度人一樣包了花頭巾，有的戴着尖而且高的帽子。當他或她偶然放下那頂高帽子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有一枝小小的旱烟管藏在帽子裏，而頭髮却像道士一樣盤在頭頂。這是廣西的特種民族，是被人歧視和欺凌的少數民族。

我們在墟場裏兜了一個圈子，熙熙攘攘的人羣和嘈雜的人聲，把八步的鎗聲也掩沒了。我們正在走着，突然一個極亂，人都奔跑起，擺擺的也莫名其妙地收起攤子，說是黃連打過來了。事實上沒有這一會事，不久又安定了下來。

我們穿過墟場，走到鄉公所的口，有一大羣人圍着看佈告，我們也走了過去。那是專員公署的佈告，開頭說「案奉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廣西省政府主席黃×電令開……」以下是說黃瑞華羅志強應退回原防候令，如不遵守，則由李新俊派兵圍剿。「以安地方」云。

事情的內幕再明白也沒有；有人想撈取這塊地盤，可是人間終還有些正義，長官都和省政府的命令一來，事情或者就可以解決了。

入夜，作戰似乎更劇烈了，從鎗炮聲的密集，可以想得出來。但一到後半夜，突然靜寂了。

〔三月廿三日〕清早，報社裏的同事來說；黃逆昨晚已連夜退回鍾山，向湘桂邊境的古城而去。

我們一羣，就趕緊起身洗了臉，到墟上去吃了一碗米粉，上八步去了。

在河的這一邊，望對河的八步，情形是很淒慘的，沿河各個街口都堆了沙包，有兵在那兒往回走着，人很少，但在陸續渡河過去。浮橋拆掉了，拆了的船橋都停靠在八步那一邊。河的這一邊，渡口擠滿了人，兩小艇在往返不斷的載運。渡頭的二間茶店裏，疏疏落落的有幾個客人，赤足蹲坐在那兒聊天，神態是怪悠閒的。靠渡頭的屋壁上，也有些疏落的彈痕。在河這一邊看攻打八步的逆變，是得不到較深的印象的。

渡河到了八步，先是沿着河灘走了些路，到了浮橋碼頭上岸，從沙包後轉到街上

去。守兵沒有阻止我們，但我們爲了謹慎起見問守兵是不是可以進去看看我們的房屋財產？他告訴我們應該先向鎮公所去領了通行證，然後再去。這一點我們事先已經想到了的，所以把那塊戶口牌帶在身邊。我們辭了那守兵，向鎮公所行去。

大街裏電燈電話天線，都已吊掛下來了，滿街是些被炮彈打下來的碎瓦碎磚，街房的牆上，彈痕疊疊，沒有一所房子，見不到這痕跡，每一條街的路頭，都堆了沙袋和桌椅板櫈等障礙物。標語是滿街都是，紅紅綠綠像過年貼的花紙，語句却只有一個意義，無非誇張黃羅兩逆的罪惡吧了，對蔣如荃沒有提到，這兩個退走的傀儡是够笨了的。

我們順便先走到那間書店里去看看。書店是在街中心一條流向大河的小河的橋旁邊，當那天我們將要退走的時候，那里已被作爲機關槍陣地，已駐入了保安隊，三樓的牆壁上也已挖了三個洞，機關槍也架起了。今天回去，那幾個兵沒有損傷，他們還認得我們，一見面就說：「老板回來啦！」我們也報以微笑說：「老鄉，辛苦了！」嚇，書店的書櫃書桌書架都不見了，原來都滿架在門口的那頂橋上作了障礙物，當我們想去搬進來時，被橋上的守兵喝止。他說：「追擊部隊還沒有回來，誰知道還來不來呢！」沿小

河的竹子都燒焦了，另一個兵告訴我們說：「好危險！叛兵從這里偷襲，先用火燒，烟迷失我們的視線，他們乘此攻了過來，還是兩個手榴彈轟走的！」他說了搖搖頭，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之後，他又補充地說：「那房子燒得真慘，這些沒良心的！」

我們離開了書店，走到鎮公所去。鎮公所外邊的大樹上掛了一個人頭，怪怕人的。據說是爲了「趁火打劫」才給殺了示衆。

領了通行證，我們就繞道到賀街車站，謝天謝地，這第一天就失去了了的地方，除了一個小炮彈片打爛我的眠牀頭上幾塊瓦片外，一無損失。

從車站出來，經過新興街到步口村。在新興街的二邊和步口村的一段路的兩邊，全給火燒了。有人說：這是自己燒了以阻止逆兵的來攻，也有人說是逆兵燒的，用以趁烟火進攻，各執一是；我們沒有看到，不敢下斷語。

傍晚，我們仍舊回到鵝塘墟歇。

「鹽的故事」的尾巴

八步經過這一次的「明爭」和「暗鬥」。損失是無法計算的。受害最深最痛的還是小百姓。讓我抄錄我在「黃羅事變」後幾天發表在廣西日報上的一篇小文中的一段，作為「鹽的故事」的尾巴。

「……每天我在那兒剪花枝的時候，總會碰上一位年老白髮的女人，和一個約摸七八歲的小姑娘，穿了襤褸的衣服，在那兒採摘野薔薇花枝底嫩葉，起初我並不注意，後來天天碰上；我剪花，她們摘葉，覺得有些古怪。有一天，我就問那位老婆婆，我說：

「阿婆，你每天採花葉子做啥子？洗頭嗎？」我見過許多女人，常常採一些樹葉子泡了水洗頭，說是可以代替肥皂用的。

「嘗飯吃呵！先生！」這回答是我意想不到的。接着我又問：

「花葉子哪兒能嘗飯吃？阿婆！」

「有什麼辦法呵！先生，屋子給燒啦！總以為來的不是鬼子兵，都是中國人嚟，什麼也沒搬。那知道回來一看，都完啦！她爸也給燒死……」老婆婆指着小

姑娘哭了，小姑娘也嚶嚶啜泣起來。

我聽了她底訴述。木然了一忽，難過得很，竟沒有勇氣再聽下去，也忘記了蹲折花枝，儘快地跑回寓處。當我離開那兒的時候，還聽見她帶了哭聲喃喃地說：

「有殺子的沒燒，偏燒窮人的！天老爺也不生眼睛！……」

……

唉！受難的仍舊是人民！

勝利的軍隊

前言：這裏所記的，大都是勝利以後一些軍隊經過八步那一帶所發生的擾亂。我不是誠心跟那些軍隊鬧彆扭，在我認為那些發生擾亂的事情，是不應該有的，好像一個身體健康的人不應會「發病」一樣。我以為那是病態。——經過那兒的是XX軍的一部份。XX軍在抗戰的歷史上，有着光榮的一頁，中原之役，縱然人都打光了。可是給人的印象是很深的，同樣的理由，勝利後XX軍一部經過八步所造成的紛亂，給人的印象也是很深的，我們不能光聽好話，實在囂鬧，這是一個事實。是事實，我們也得有正視它的勇氣。諱疾忌醫，一定會招致自身的「一籌終正寢」的！所記的是另另碎碎的片斷，正像病人發高熱時候所表現的一樣，我看到的只是些片斷。我不是醫生，當看護的資格也還不夠，因此我沒有法子能够敘出整個病歷，這便是記述另碎的理由。

一 XX軍在八步

勝利的消息傳到八步那天的像瘋狂了的洋溢的熱情，漸漸在人們的腦子裏隱去。逐

漸伸張的意識是：「勝利了，怎麼辦？」勝利來得太突兀了，無論誰何，也不能解答這一個共同的問題。個人和事業「怎麼辦」的問題雖然沒有解決，但國家「怎麼辦」的問題，似乎已在漸漸的「解決」了，這是因為不久美式裝備的××軍的一部，開到了八步。

××軍原來是在中原作戰的，當桂林緊張的時候，這一支軍隊經老河口開到了貴陽，在貴陽就加上美式裝備，可是沒有來得及下柳州，敵人已經到了獨山了。之後他們一直駐在貴州。緬甸戰事結束之後，加入了一部份遠征軍，因此後來大家叫這一支軍隊也稱為遠征軍了。勝利之後，他們沿黔桂綫跑路下來，去接收上海，當他們到八步之後不久，大家傳說芳林（距八步五里）要築臨時飛機場了，××軍要從八步空運到上海去。人們奇怪得很：爲什麼要從八步起飛呢？

八步的老百姓，倒也有些感到興趣，他們沒有看見過停了下來的飛機是怎樣的，而且是美國的運輸機呢！可是這個興趣，不能保持多久，給日漸迫來狂漲的物價和紛擾所掩蓋了。

八步的物價本來是非常便宜的，這一帶地方雖然小，物品是能夠自給自足的。平時

票面在五百元以上的鈔票是見不到的。××軍來了之後，這小小的鎮市裏，驟然增加了數千人，柴米蔬菜魚肉的價錢，幾天之內增了一倍多，還是不斷的上漲。物價雖然漲上了一倍，這些人可並不覺得貴，他們拿貴陽來比，簡直是便宜得像夢中的經歷！他們使的都是五十元和一百元的關金，這些紅關金，當地人都稱之曰：「紅姑娘」的，「紅姑娘」才值錢——一百塊錢就抵得二千塊，可是這一來，一般的物價，也瘋狂地跳躍起來，尤其是金價，一星期之中，漲上了三倍，害得五元和十元的國幣，不打個七折八折就沒有人要。

××軍給人民的印象好像不大好，他們到八步之先，鍾山有人來說軍隊經過那兒時的情形，其中有一段故事是值得玩味的。

原來軍隊到那兒的時候，天已晚了，有些士兵向老百姓借鐵鍋煮飯。老百姓因為他們是勝利的軍隊，毫無猶豫地借給了，但聲明一定要還的。其中有一個士兵借了一家伙舖老板娘的鐵鍋，一夜沒還。這老板娘的丈夫出征去了，一家過活全靠這伙舖來維持，伙舖沒有鐵鍋那兒行？次晨一清早，她持了一把菜刀候在軍隊要經過的一條路上。不久

軍隊開走了，經過那兒，她迷惘地過去，嚇！借鍋的那個傢伙來了，她的鍋就在那傢伙的担上，於是她不問情由，舉刀就砍，當然砍不着的，給人抓住了。她嚷了起來。一還給我鍋，我們靠鍋養命，你搶了我的鍋我就同你拚命！……鍋給她拿回來了，可是失了她的菜刀。

軍隊有些開到賀縣去駐紮，他們封了許多船，不給船費，船家還得賠賠自己的膳食。開着的船給封了，人家僱了的船也一樣封。其中有一艘是一位現任的海軍少將僱用的。已卸了人和行李預備開到郡城上廣州去，也給封了。這位少將去交涉，可是給士兵不問情由地綁了起來，送到團部去了，不久也就放了出來。船上的人和行李都上了岸，船，開走了。這位少將不肯干休，他說：「這樣子日無官長，還算是有紀律的軍隊嗎？狀子從師部告到軍部，隔了很久，回文說要「查辦」，可是軍隊已開下廣州，少將也走了。

從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了一些士兵的生活，那是從一個河南籍病兵的口裏得來的。那一天早上，我從郊外散步回來，太陽已升得很高，秋老虎似地晒得熱辣辣地怪不舒服。當經過步口村一家書舖子辦事處的門口，就躡了進去，同他們聊天。不久門外來了

七個兵，除了領隊的那個是健康的，餘六個都是病兵，走路也走不動。就在門口地上坐了下來，不走了。

「怎麼？不走啦！」帶隊的噍噍着。

「噫！燒啦，歇歇罷，班長。」六個中的一個沉着頭說。

「不行！今兒到得賀縣嗎？」

「……………」

「喝杯水，歇歇再走罷，大熱天，又生病。」我提了一把茶壺，送到那些病兵的面前，倒水在他們的漱口杯裏。他們驚惶失措的解下杯來接水。呵！這是什麼？他們的眼睛發射着光輝，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有一個含了淚水點點頭，這情景使我渾身一震。我倒了茶水，把壺放在地上蹲了下來又對那位班長說：「就歇會子再走吧！病了呢。」

「不知道愛惜弟兄們嗎？一同打仗來的！可是他媽的上頭命令，叫今晚到賀縣

「唉，有美國人就好啦！」

「病了，也沒法子呀！生什麼病呢？可是你說的美國人怎樣？」我接着問他。

「打擺子麼！有美國人——你等下，回頭說給你聽」他掉轉頭對病兵們說：「不走啦，吃了飯再走，大家燒飯去吧。」（這時我看到有二個精神稍微好一點的病兵起來了，另一個想起來，可是又跌倒了。那二個就說：「你歇會兒罷，我們二個攪得來。」他們就走到空地上去搭磚煮飯去了）班長說完了又轉回頭來對我說：「美國人嗎？那才好呢！我們在緬甸同他們在一起作戰，天天派人來分「阿的餅」給我們吃，要當面吃給他們看，他們可不放心我們的副官。弟兄們病了，可以送到後方去的，到後方去醫，不行的，就派醫官到前方來醫。成了殘疾的，飛機汽車椅子，送你回老家，還給你十萬塊錢。打了遠征回來，他們同我們在貴陽，我們的伙食不好，他們說：「吃得不好，怎樣打仗！」叫我們同他們吃一樣的，可是後來給軍政部駁了，他們搖搖頭說：「吃賠帳，管——不好」就不管了。人家待我們可不差，我們自己，哼！」他氣憤地一哼，接着又說：「美國人什麼都好，就是怕死，不敢打先鋒，同我們一起打遠征的時候，終是我們在前面，看見一個敵人，就在地圖上划一個方塊！所有的大炮都朝這個方塊打，打平了才歇。有一天，那才有味，我們一個弟兄的槍走了水，可巧打在一座軍火庫上，炸了！我們

嚇得都變了臉色，之後來了八個美國人來調查，他們一到就老問：「傷了人嗎？沒有？頂好，頂好！」翹着大姆指走了。人家待我們可有那末一份兒真心！」

班長說完了，我給他倒了一杯茶，他說了一聲「謝謝！」就沉默了。恰巧我同事來叫我舖子裏有事，就道了「再見」走了。

二 賀縣二三事

八步的地方太小，駐不了多少軍隊，繼續來的還是很多，幾時走，怎末樣走，都還沒有決定，所以有些軍隊疏散了，疏散到賀縣去駐紮。

軍隊駐紮在賀縣給人們的印象也不大好，第一件事情給人民不滿的是，有幾個兵去看電影到遲了些，沒有地方坐，在戲院裏鬧了一場事，結果趕散了場，大家沒有看。

在拜東這一帶地方，地方上公產房子，大部份是借給了桂林疏散來的公私機關居住的，要不怎麼着，那裏也就沒有這麼多的空屋。現在驟然增加許多軍隊，一部份找到

了公家房子，有些只好住民房，這是沒法子想的。爲國家殺敵人的軍隊，老百姓原也應該招待，可是有些少許的士兵也太不成話；他們住了進去，就拿門窗劈了當柴火，這太精了，某次，有一個兵因爲找不到柴枝跑到一家民房去拿木板，可巧那家子的老板娘在「冲涼」，她就草草地穿上了衫褲，提了一根門門趕了出來，這個兵就跑了，她就追，一直追到連部，向那個連長報告說她在「冲涼」，這個兵跑進來要對她非禮。事實上她說了一個漫天大謊，結果那個兵給連長打了幾下屁股。這實在冤枉的。

說到對女人非禮，並非沒有事實。有四個担柴賣的女人，每人挑了一担柴賣給部隊裏，早上進去，一直到晚上才出來，臉色是那末慘白，其中有一個是有了丈夫的，當晚自殺而給家裏人發覺後救了下來，這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

這一來，全街街的年輕女人們都惴惴不安了。消息傳來傳去，弄到滿城風雨，當然事實不一定多，可是一變成謠言，油裏拌了醋就有些變了質。四個担柴的女人事情發生以後，第二天下午一個傳說：五個女人不見了，因此全街街的年青女人疏散了一次，那當然是自動的。爲了這件事，賀縣的參議長僕僕的到八步來了好幾次，見專員，訪師

長。之後總算有了些管束，這一類傳聞就漸漸少了下去。

中央軍隊和地方軍隊待遇相差很遠這一件事情也是從後街那邊說過來的，據說這些軍隊在後街發過一次餉，一個士兵有八千塊錢餉可以關，另外是三千六百元副食費和二十四兩一天的大米。軍需制度改爲師爲單位以後，辦法是好了一些，倒是每一個士兵都領得到。甚至連原來缺額的或在路上死了的士兵都可以領一份，代領的人是代價二百元二天的僱員。當地的地痞和流氓！至於當地的保安隊等等薪餉，却每月支不到三千塊錢。

軍隊鬧事情，實在是很多的，不勝其其實，可是要說這是士兵的錯處，也太不應該，如果能够瞭解一下士兵的心理，幫助士兵解決一下他們的困難，許多事情都可以避免。士兵們鬧得太久了，而性的苦悶也壓制得太久了，一有機會自然便要求發洩，這不是紀律所能够管得住的。當時桂東各地正在秋收的當兒，帶兵的人，如果有一點腦筋，發動鬧着的士兵去幫助收割的話，這些因爲鬧，因爲苦悶而鬧的事件，我相信一定可以減少到不知多少！無如這些帶兵的官們計未及此。他們如果有那末一份兒時間，早已跑到八步打「馬將」「沙蟹」去了！